

現知最古的早期粵語羅馬字記音語料 ——瑞典科學家烏斯貝克的航海日記

江雪奇

南京大學

提要

過往學者曾長期以為馬禮遜 1828 年的《廣東省土話字彙》是反映早期粵語的最古老的羅馬字記音語料。然而根據新近的發現，1751 年隨船訪問廣東的瑞典科學家彼得·烏斯貝克的日記，纔是此類文獻中最為古老的。本文初次探索這批在語言研究界仍不為人知的材料。烏斯貝克的記音雖然較為粗疏，但其畢竟明顯早於任何已知同類作品，不僅記錄了不少古舊的詞彙，還揭示出一些獨特的語音及音系特點，而其字母選用亦可見有趣之處。

關鍵詞

早期粵語，粵語羅馬字記音，彼得·烏斯貝克，漢語方言學，廣州通商

1. 引言：西文資料與早期粵語

學界曾長期以為，最早利用羅馬字母給早期粵語記音的資料，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著名的《廣東省土話字彙》（Morrison 1828）。不過近年又有多部更為古老的同類資料得到發現。例如吉川雅之（2014）率先報道了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出版於 1809 年的《漢語字音研究》（Marshman 1809a）與《孔子著作》（Marshman 1809b）。張洪年（2016）指出，馬禮遜 1815 年的記音作品《通用漢言之法》（Morrison 1815）雖然以官話為主，但卻還含有數百字的粵語字表，令音韻史研究者深以為幸。高田時雄（2000）、吉川雅之（2019）與江雪奇（2021）陸續發現了來自德國的十餘份記音文獻，它們主要出自 1820 年代兩名旅居德國的馮姓華僑及其德國友人之手，總體篇幅相當浩大，且大部分記音為粵籍母語人士所創制。此外還有一份至今不太受關注的漢語字表（Klaproth 1823）值得一提，該作由德國漢學家柯恒儒（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在巴黎出版，對比了數種粵語及閩南語變體的基本詞彙，雖然其中的部分粵語記音祇是轉引馮氏文獻，然而其餘不少條目從拼寫習慣上（例如 /*y/ 音位記作 ue 或 u）不難看出，是基於更為古老的英文及法文資料，可惜所據底本不詳。以上文獻皆撰於 19 世紀，而在更古的 18 世紀，同樣也有過粵語羅馬字記音作品存在。若昂·德·洛雷羅（João de Loureiro, 1717–1791）是葡萄牙傳教士兼植物學家，長期生活在交趾支那，亦曾造訪廣東。此人於 1790 年出版的《交趾支那

植物誌》(de Loureiro 1790) 主要記錄越南語植物名，但也摻雜少量粵語和官話。程美寶 (2021) 初探了 18 世紀末旅英華僑黃東所留下的漢語手稿，內容多為植物名稱。最近 Hellman (2022) 介紹了兩部在中國傳統“雜字”的基礎上加標西文釋義和粵語注音的“字典”(Blake and Pontin dictionaries)，也均來自 18 世紀末，其中前者與黃東有關。除卻上述這些較為系統的資料之外，還有一些偶然而零碎的早期粵語記音散見於各類西方書籍檔案之中，雖不成系統，然而亦具信息價值。總之就目前所知，《廣東省土話字彙》絕非粵語羅馬字記音史的開端，而即便僅限定於那些較有系統地用羅馬字記錄粵語的長篇資料，在此之前就至少出現過差不多二十部，此外想必還有其他深藏於故紙堆的作品，仍在苦等著重見天日的機會。這一系列文獻都應用了直接反映語音的羅馬字母體系，故此能彌補中國傳統語文資料在表音方面的不足，有助於深入探索所謂的“早期粵語”(Early Cantonese, 參見吉川雅之 2019) 的歷史面貌。不過有趣的是，以上所提及的題名，其實都還非此類材料中年代最早的。至少就目前所知，“最古的早期粵語羅馬字記音語料”這項殊榮應當歸於瑞典科學家彼得·烏斯貝克寫於 1750 年代的來華航海日記，可惜語言學界似乎還從未關注過這部珍貴文獻。

2. 烏斯貝克的生平及作品

彼得·烏斯貝克(瑞典文:Pehr Osbeck, 德文/英文:Peter Osbeck, 1723–1805) 是瑞典教士、旅行家、植物學家，早年就讀於著名的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是現代生物分類之父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的高徒。1750 年 11 月 18 日，烏斯貝克以隨船牧師之身份，在哥德堡(Göteborg) 登上了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卡爾親王號(Prins Carl)，隨之行經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好望角、爪哇等地，1751 年 8 月 25 日抵達廣東黃埔，停泊至 1752 年 1 月 4 日。在這短短 4 個月零 10 天內，烏斯貝克搜集了大量動植物資料，也記錄了不少對風土人情的親身觀察。最終他滿載標本與筆記返歸瑞典，得到林奈的高度評價。歸國未久，烏斯貝克便在恩師鼓勵下(Diez 2018: 70)，於斯德哥爾摩出版了日記體的《1750–1752 年東印度遊記》(Osbeck 1757)。該書主要用瑞典文寫成，而科學描寫則使用拉丁文。正文近半篇幅敘述中國之旅的見聞，記有不少廣東方言詞彙，內容多與中歐商貿有關，例如數字、計量單位、土特產等，累計約七百音節，顯然是重要的方音史料。1765 年，在林奈的德國友人約翰·克里斯蒂安·丹尼爾·施萊貝爾(Johann Christian Daniel Schreber, 1739–1810) 之主持下，日記德文譯本(Osbeck 1765) 問世，譯者是同樣精通生物學的德國人約翰·葛立·格奧爾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烏斯貝克不但親自為這部譯本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增補及修正”，還額外添加了“第 13 幅銅版插圖”(詳見本文第 3 節)，換言之，德文版不但修訂了瑞典文版的疏誤，內容還更加充實，無怪乎施萊貝爾在前言中宣稱該譯文已超越原著(Osbeck 1765: X–XI)。英譯版 1771 年問世於倫敦，分上下二卷，譯者是旅居當地的德國科學家約翰·萊茵霍爾德·佛爾斯特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1729–1798)。該譯本轉譯自德語 (Osbeck 1771 Vol. I: X)，不但保留並翻譯了德文版的插圖，還就生物學問題有所增益。日記已有簡體中文版 (Osbeck 2006)，不過該譯本是基於英文的第三手轉譯，而且錯漏頗多，參考價值不大。各種語言版本的日記之末都另附有兩部並非烏斯貝克本人所撰的作品：一是奧洛夫·屠連 (Olof Torén, 1718–1753) 從造訪中國的旅途中寄給林奈的書信集。這位屠連曾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另一艘船——哥特獅號 (Götha Leijon) 上擔任牧師，1750年4月1日啓程，同於1751年抵達廣州。二是瑞典船長卡爾·古斯塔夫·艾克巴里 (Carl Gustaf Ekeberg, 1716–1784，以下簡稱“艾”) 1754年上交王家科學院的《中國農業略覽》 (*Kort Berä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åldningen*)。而在這兩部附作中，惟有後者也包含若干粵語羅馬字記音，可惜論數量與質量都有限，下文姑且將其與日記正文記音一並處理。除此之外，在其歸國與日記出版之間的幾年裏，烏斯貝克一直都與導師保持著密切通信 (Dietz 2018: 65–68)，不少信件都留存至今，其間也不時地提及粵語植物名稱。可是至少在筆者迄今所查閱過的致林奈信中，所有詞彙都是日記正文裏介紹過的，似乎並無值得一提的新信息。綜合考慮林奈師徒的工作方式 (Dietz 2018: 63–65)，有理由相信烏斯貝克在日記中已經盡其所能地公開了自己當時所掌握的全部知識。故此下文僅在信件記音有異於日記的情況下，纔對其專作討論。

烏斯貝克所記的，究竟是何種地方及語體的方言？一方面考慮到他所自述的行程 (往返於黃埔與廣州城)，另一方面鑒於當時中國的政策與民情並不容許西洋人遠離交通要道、自由深入內地，故此可以認定記音大體反映廣府核心地域從事國際商貿的人群所講的粵語口音。可惜必須指出，烏斯貝克雖然作出了寶貴的一手語言調查，然而他作品的局限性也很顯著。首先記音散見於日記全書不同章節，故此搜集工作頗為艱辛，此外除插圖外，所有記音都未說明漢字，而其所涉內容往往又是土俗的花鳥蟲魚草木之名，因而考訂其本字是一項巨大挑戰。烏斯貝克在日記中也未說明，自己具體是在何處、以何方式而向哪些中國人詢問了信息。此人畢竟不是語言研究者，對東亞文化又一無所知，也坦承自己無法模仿某些漢語發音 (Osbeck 1757: 174)，他與中國人的實地口頭溝通必然困難重重，而他所用的羅馬字轉寫也不過是基於一般瑞典語使用者的直覺而已，毋庸置疑極度粗疏。烏斯貝克在日記裏回憶道，自己的田野調查進行得相當倉促且惶恐：“在灼燒的酷熱中、在中國的海洋上，我運筆是多麼艱難，而且為了避免引起群眾懷疑，我往往祇能將手塞進袋中在記事簿上寫字” (Osbeck 1757: 前言)。他在另一處 (Osbeck 1757: 248–249) 甚至還講述道，自己在詢問一棵樹的名稱時，竟被告知是“Fa”，而他本來也明白這其實是“花”字，故此疑心人家存心捉弄。全篇遊記對當時中國人的排外言行屢有生動描述，故此西方來客遭受欺騙也全在意料之內，然而即便華人沒有刻意敷衍或戲弄洋人，本來也有可能無意混淆各類形近的植物，乃至出現答非所問的“袋鼠現象”。最後還需考慮，烏斯貝克在中國以一己之力記錄下大量資料，其後期整理定是個漫長過程，難免疏漏錯亂。總而言之，

記述者不具備語言學專業素養、信息提供者缺乏溝通善意、工作條件又相當艱辛，這種因素都使得文獻的表音質量與可理解性大打折扣。不過正如拉波夫（Labov 1994: 11）所言：“歷史語言學可被認為是一門讓不好的數據物盡其用的藝術。”下文將窮搜烏斯貝克日記中的記音數據，並結合時代及地域相近的其他早期粵語文獻加以分析，以求一定程度上加深對早期粵語的歷史面貌的認知。

3. 語料總覽

鑒於語料相當複雜且混亂，解讀不乏存疑之處，所以最為穩妥的處理方式應該就是：首先儘可能詳盡地公布原始記音。本節即是對文獻整理過程中所得的全部有效記音數據的系統總結。

表 1 基於烏斯貝克日記正文以及艾克巴里論文的瑞、德、英三種語言的文本，從中摘錄出了全部粵音羅馬字記音，並標明其頁碼（英譯本的上下卷分別以羅馬字母 I 與 II 表示），原文所用的特殊字母 ã 、 ö 、 f 分別改為當代通行的形式 ä 、 ö 、 s 。對照不難發現，三種文字版本的記音拼寫互有舛錯，其中有些顯然祇是無心的抄寫或排印之誤，有些則是德英譯者有意而為。他們明白瑞典語的拼讀規則較為怪異，便時不時修改了原作者對粵音的轉寫方式，例如特殊字母 ã 大多被替換為 o 或者 oa 之類，這樣顯然是要便利不諳瑞典文的讀者。可是在轉換字母的過程中，這兩名譯者又犯了不少低級錯誤，故此分析時主要還當以瑞典文原版為準。另需注意，日記正文中某些記音恐非烏斯貝克從當地人口中所聽到的純正粵語，或許兼具廣東官話、皮欽英語乃至其他語種之成分。表格為嚴謹起見，兼收全部疑似例子，並加以必要的說明。不過表 1 原則上並不納入那些明顯轉引自其他西文書籍的記音（均為官話音），也不重複列舉同個語境中的同樣記音，此外德英譯本中的拼寫法如果與瑞文僅有大小寫、連字符或者連寫分寫的區別，表格也不再專門注明。雖然日記正文並不含有任何漢字，但所幸烏斯貝克對自己所引的詞條大多作出過或詳或略的解釋，這多少還是便利了我們的工作。為節省篇幅起見，對於那些重構得較有把握的漢字寫法，表中不再詳述依據，祇對難以確定的條目纔作必要的注釋。現有的存疑詞條大多是植物名，據前人統計（Bretschneider 1881: 90），日記全書提及的植物共達 244 種之多。可惜的是，雖然所有植物都被烏斯貝克冠以拉丁語學名，但祇有不到半數的纔兼用羅馬字標注出本土名稱。在相關漢字本字難以直接通過拼寫而得到確切考訂時，拉丁學名委實是可貴的參照，藉此往往可以在各類近現代植物誌上查詢到對應的嶺南俗名。本文所主要依據的，是侯寬昭主編的《廣東植物誌》，以及在線的《中國植物誌》與《中國高等植物圖鑒》（<https://www.iplant.cn/frps>）。此外筆者還大量參考了近代西方漢學家貝勒（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和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的論文（Bretschneider 1881；Parker 1886，以下引用時均據漢名），前者考證了多部西人

所撰的中國植物學著作（包括烏斯貝克日記的英譯本），後者則旨在搜羅十九世紀常見的粵語植物名，並對照中英文俗名與拉丁學名。在魚類名稱方面，本文主要參照陳國寶與梁沛文等（2019）編著的《南海海洋魚類原色圖譜》，具體情況均已在表中說明。除了現代科學資料，我們還參考了嶺南先賢所留下的多種筆記文學，包括周去非《嶺外代答》（據中華書局 1999 年點校版）、屈大均《廣東新語》（據中華書局 1985 年點校版）以及李調元《南越筆記》（據林子雄 2006 年點校版）。需要說明的是，表 1 中有部分漢字是筆者純粹根據羅馬字拼寫而構擬出來的（例如“Sjag”這種拼寫完全就可以確定是“石”字）。之所以未能在上述文獻中找到與日記記音吻合的俗名，這既有可能是舊名失傳或失收，亦有可能是烏斯貝克信息舛誤。遺憾的是，儘管已經窮搜了不少資料，原材料中還是有若干詞條完全令人一籌莫展，表中祇能留白，以俟後賢。

表 2 是對日記的德英譯本中的第 13 號插圖（圖 1）的解讀。瑞典文原原本來祇有 12 幅銅版插圖，德文版又新增一幅。這張圖展示了 58 個漢字以及所對應的羅馬字注音，其中的漢文書法拙劣至極，無疑是完全不諳中國語文的西人所繪，祇是極為勉強地描摹輪廓而已。鑒於圖 13 僅見於德譯本而不見於瑞文原本，此外又偶然出現了德語詞（見 n），所以它應非產生於旅途當中，而是作者後期在推出德文譯本時纔專門繪製。最合理的猜想是，烏斯貝克帶回了中國人用行書寫成的貨品單，後來盡其所能地描畫了漢字，並又根據自己舊時的筆記而加注了發音，從而纔形成了此圖。英文版雖然保留了這幅插圖（圖 2），但譯者不僅改動了瑞典語獨特的拼寫方式，還對某些詞彙也新添了注解。考慮到英文譯者在正文中所犯的衆多轉抄錯誤，他對插圖的改動也未必都合理據。雖然插圖上的漢字與羅馬字都不甚可靠，不過日記作者在德文版前言中解釋過圖中內容：“1-11：不同的中國茶品名稱，含中國文字。參見 205 頁及更後。12：Dioscorea alata 或 Yams 的中文名稱。參見 254 頁。a-p：中國常用錢幣的名稱。參見 216 頁及更後。”總之圖中主要列舉常見茶葉名稱及貨幣單位，這些顯然都是瑞典對華貿易活動中的常用語彙。故此通過查考商業史文獻（例如馮衛英 2015；劉勇 2017；李竹雨 2018；湯開建、李嘉昌 2022），表 2 還是較有把握地還原了圖中全部漢字。

表 1. 日記記音總覽

序號	記音	漢字構擬	日記日期	瑞文頁碼	德文頁碼	英文頁碼	備注
1	Lev-kå	鷓哥	71.07.18	102	134	1157	見爪哇遊記。英譯本作 Lef-koa。
2	Tai-fun	大風	71.07.30	108	142	1169	見爪哇遊記，即是今人常說的“颱風”。英譯本作 Tayfun。參見本表第 329 條。
3	Lan-tå	爛頭	71.08.09	111	145	1174	島名。英譯本作 Lantoa。
4	Lantå	爛頭	71.08.22	113	148	1178	同上。

5	Linting	伶仃	71.08.22	113	148	I178	
6	Attaj	亞□	71.08.23	113	149	I179	中國人名，後字應為“泰”或“太”。英譯本作 Attay。
7	No-he	□□	71.08.23	114	149	I179	中國人名。英譯本作 No-hay。
8	A-tjann	亞□	71.08.23	114	149	I179	中國人名，後字疑為“陳”。德譯本作 A-tjan。英譯本作 At-yan。
9	Wam-po	黃埔	71.08.23	114	149	I179	德譯本作 Wam-pâ。英譯本作 Wam-pu。
10	Lussi	□□	71.08.23	114	149	I180	中國人名。德譯本作 Lußi。英譯本作 Lussy。
11	Pho-hao	虎口	71.08.24	114	149	I180	英譯本作 Pho-haö。
12	Pho munn	虎門	71.08.24	114	149	I180	德譯本作 Pho-munn。英譯本作 Phomunn。
13	Pa-ling	□□	71.08.24	115	151	I182	原文稱之類似鱈魚(äl)。德英譯本作 Paling。音似常見的“白鯪”，但這種魚的體形與日記描述完全不符。
14	Ta-ho	大河	71.08.25	116	152	I183	珠江之別稱。疑為官話音。
15	Gun-gung	□□	71.08.25	117	153	I185	依文中描述是銅鑼之意，疑為擬聲詞或兒語。英譯本作 Gungung。
16	Whâng-taj	皇帝	71.09.01	122	160	-	德譯本作 Whângtai。英譯本刪節。
17	Chun tchi	順治	71.09.01	123	160	-	英譯本刪節。
18	Hâng hi	康熙	71.09.01	123	161	-	英譯本刪節。
19	Yong tching	雍正	71.09.01	123	161	-	德譯本作 Young tching。英譯本刪節。
20	Kän-lâng	乾隆	71.09.01	123	161	-	英譯本刪節。
21	Sam-pan	舢板	71.09.02	124	163	I190	
22	Tau-ci-tin	大艇	71.09.02	125	163	I190	原文稱之為較大的載人舢板。英譯本作 Tow-eytin。
23	Suu-tin	小艇	71.09.02	125	163	I190	原文稱之為較小的載人舢板。不過可疑的是，粵語一般不說“小”而說“細”。
24	Kiang	糝	71.09.02	125	164	I192	船用粘合劑之名。但考慮到瑞典語高度腭化的拼讀規則，亦無法排除“漿”字。
25	Samsu	三蘇	71.09.02	126	165	I192	酒名。德英譯本作 Samso。另見 71、167、327。廣州大行商潘有度曾賦詩：“供役駛船無別事，傾囊都為買三蘇。”又自注云：“夷呼中國之酒為‘三蘇’。”（轉引自蔡鴻生 2003: 75）然而衛三畏《英華分韻撮要》(Williams 1856: 448) 卻有“三燒”詞條，注音為 samshoo 或 sam shiu，並釋其義為“thrice distilled”，即“蒸餾三次”。本表從記音出發，姑從前說。
26	Sao Sjoan	艚船	71.09.02	127	166	I195	指一種約 20 槳 20 人的船型。英譯本作 Sao-Sjo-an。
27	Joang-sjoan	洋船	71.09.02	127	166	I195	英譯本作 Yoan-sian。
28	Saå-mock	杉木	71.09.02	128	167	I196	造船所用木料。德譯本作 Saåmock。英譯本作 Saaomock。另《嶺外代答·花木門》有“沙木”詞條，稱其“與杉同類”。
29	Tät-sjö	鐵樹	71.09.02	128	167	I196	制錨之木名。英譯本作 Tat-siew。
30	Tie-mou	鐵木	71.09.02	128	167	I196	29 之別稱，疑為模仿官話音。

31	Tjapp	□	71.09.02	129	169	1198	德譯本作 Tiap。英譯本作 Tiapp。依照語境是海關之意。參見 32，疑非漢語。
32	Sjögun	稅館	71.09.02	129	169	1198	原文稱之為 31 的中文名。英譯本作 Siogun。
33	Pa-ti-au	琶洲	71.09.02	129	169	1199	黃埔的塔名。英譯本作 Pa-tiaw。
34	Faj-je	花魚	71.09.02	130	170	1200	大彈塗魚 (<i>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Gobius pectinirostris</i>)。英譯本作 Fay-je。這種叫法可見於陳國寶等 (2019: Vol. I, 192)。
35	Tann-não	□□	71.09.02	131	171	1201	黑蝦虎魚 (<i>Gobius niger</i>) 之俗名。德譯本作 Tan-não。英譯本作 Tan-noao。
36	Tie-kâng	赤崗	71.09.02	131	172	1202	黃埔塔名，英譯本作 Tie-koang。
37	Tâng-pack-tây	東炮臺	71.09.02	132	172	1203	稅關名。第二字記音疑誤。英譯本作 Toang-pack-toy。林則徐 (1962: 336) 己亥年二月二十七日日記有云：“東炮臺，計離城十里。又十里二沙尾 [……] 又十里黃埔 [……] 又十里魚珠，又十里烏涌 [……] 又十里白沙，又十里墩頭 [……]”
38	Tay-quam-sâng-sâng-gunn	大關 □□□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第二字韻尾顯然錯訛，另疑原文誤衍一音節。英譯本作 Tay-quam-Song-gunn。
39	Otiy-sunn	魚珠汛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疑應作 Ötiy。德譯本遺漏末字。英譯本作 Oty。
40	O-tjâng	烏涌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英譯本作 O-tyoang。
41	Backsia-sunn	白沙汛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英譯本作 Baxia。
42	Tänn-tao	墩頭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英譯本作 Toann-cao。
43	Pho-munn	虎門	71.09.02	132	173	1203	稅關名。
44	Lapp-tjäck	蠟燭	71.09.02	135	176	1208	德英譯本作 Lapp-tiock。
45	Nan-sy	□□	71.09.02	135	176	1208	蠟燭殼。英譯本作 Nan-cy。疑為“爛屎”。
46	Kamni-ko	金魚缸	71.09.02	135	176	1208	疑第三字漏聽韻尾。
47	Sju-jân-gâi	水榕□	71.09.02	135	177	1208	魚缸中的植物名。德譯本作 Sju-jan-gai。英譯本作 Siu-yan-gai。第二字亦有可能是“薙”，參見《廣東植物誌》第 652 頁。
48	Gatt	桔	71.09.02	135	177	1208	
49	Lämtjes	黎檬子	71.09.02	135	177	1208	類似檸檬的果樹名。英譯本作 Lemt-yes。參見 181。
50	Na-mâng	檸檬	71.09.02	135	177	1208	德英譯本作 Namang。
51	Lan-fá	蘭花	71.09.02	136	177	1209	
52	Leenfa	蘭花	71.09.02	136	177	1209	
53	Moquaj-fa	玫瑰花	71.09.02	136	177	1209	德英譯本作 Moquai-fa。
54	Lat-seo	辣椒	71.09.02	136	177	1209	雞冠花 (<i>Celosia cristata</i>) 之俗名。貝勒 (1881: 108) 認為烏斯貝克誤配了名稱，本表姑從其說。
55	Soisin-fatt	水仙花	71.09.02	136	177	1209	英譯本作 Soisinn-fatt。
56	Kam-fân-fâng	錦屏封	71.09.02	136	177	1210	蔦蘿 (<i>Ipomoea quamoclit</i>) 之俗名。漢字據《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第二字聲母似誤。德英譯本作 Kam-fan-fang。貝勒 (1881: 103) 寫作“錦屏風”。

57	Suqua	□官	71.09.02	138	180	I213	中國人名。在廣州通商中，華人參與者的名號的尾音常是“官”（-qua）。下不贅述。
58	Tsǎng-tǎ	總督	71.09.02	140	182	I216	德譯本作 Tsang-to。參見 59。
59	Tsǎng-tǎck	總督	71.09.02	140	182	I216	德譯本作 Tsang tack。英譯本作 Tsan-tack。此字之所以給出兩種讀音，既有可能是漏聽韻尾，亦有可能是雜糅官話。
60	Fu-jenn	撫院	71.09.02	140	182	I216	英譯本作 Fu yenn。
61	Hǎppǎ	戶部	71.09.02	140	182	I216	德英譯本作 Happa，遺漏上標。
62	Tdau-fu	豆腐	71.09.02	141	184	I218	英譯本誤作 Fdaufu。
63	Jǎn-sǎm	人參	71.09.02	144	187	I222	英譯本作 Yan-sam。
64	Jǎn-som	人參	71.09.02	144	187	I222	英譯本作 Yan-som。
65	Tu-tao	斧頭	71.09.02	146	191	I226	木匠的斧狀工具。英譯本作 Tu-pao。疑原文將字母 F 誤印作 T。
66	Ghome	烏木	71.09.02	147	191	I227	原文稱之為黑色的木料。本字存疑。參見貝勒（1881: 102）。
67	Tia-mock	茶木	71.09.02	147	192	I228	
68	Schau-pann	壽板	71.09.02	147	192	I228	制棺材的木料。英譯本作 Shaupann。
69	Kilǎng	□□	71.09.02	148	193	I229	漆料之名。英譯本作 Kilong。
70	Pa-de soy	□□□	71.09.02	150	196	I234	似為法語 <i>peau de soie</i> （織物名）之音譯，然而原文中的分音節的寫法似乎暗示此詞是從中國人口中聽來的，仿佛已歸化為漢語詞。
71	Samsu	三蘇	71.09.02	151	197	I235	酒名。德英譯本亦作 Samsu，與前文 25 的處理方式不同。
72	Wǎa-sjǎng	和尚	71.09.02	154	201	I239	英譯本作 Vau-siong。
73	Hannoës	□□□□	71.09.02	155	202	I242	織物名，疑非漢語。德譯本作 Hannves。英譯本作 Hannoës。注意：上加兩點在西方語文傳統中常代表自成音節，不與前字連讀。
74	Kantjǎ	□□	71.09.02	155	202	I242	織物名，疑非漢語。英譯本作 Kantyoa。
75	Chinchǎo	□綢	71.09.02	155	202	I242	織物名，疑非漢語。英譯本作 Chincao。
76	Chin Kju	泉州	71.09.02	157	205	I246	冰糖產地，疑非粵語。德譯本作 Chinkiu。英譯本作 Chinkew。
77	Hǎnan	河南	71.09.02	158	206	I247	茶名。德譯本作 Hǎnam，有所修正。英譯本作 Honam。本條及以下茶葉名稱可參表 2。
78	An-kay	安溪	71.09.02	158	206	I247	
79	Bo-he	武夷	71.09.02	158	206	I248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英譯本作 Bohe。
80	Mo-ji	武夷	71.09.02	158	206	I248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英譯本作 Moji。
81	Tao-Kjǎnn	頭春	71.09.02	158	207	I248	英譯本作 Tao-kyonn。
82	Kǎngo	工夫	71.09.02	158	207	I248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德英譯本作 Congo。
83	Kong-fo	工夫	71.09.02	158	207	I248	
84	Sutschǎng	小種	71.09.02	159	207	I248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德英譯本作 Sutchong。
85	Soatchuen	小種	71.09.02	159	207	I248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英譯本作 Sootchuen。
86	Soatjǎng	小種	71.09.02	159	207	I248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德譯本作 Soatjang。英譯本作 Saatyang。
87	Su-tjǎnn	小種	71.09.02	159	207	I248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德英譯本作 Su-tjann。英譯本作 Su-tyann。

88	Linkisäm	蓮子心	71.09.02	159	207	I249	英譯本作 Lin-kisam。
89	Back-hå	白毫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英譯本作 Back-ho。
90	Pack-hå	白毫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英譯本作 Pack-ho。
91	Peko	白毫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英譯本作 Pecko。
92	Heysang	熙春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英譯本作 Hyson。
93	Hey-tjänn	熙春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德譯本作 Hey-tiann。 英譯本作 Hy-tian。
94	Hay ki ong	熙春	71.09.02	-	208	I250	茶葉的中國本土名。不見於瑞文本。英譯本作 Hi-kiong。
95	Singlo	松蘿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
96	Sånglo	松蘿	71.09.02	159	208	I250	茶葉的西人慣用名。英譯本作 Sanglo。
97	Sing-tja	成茶	71.09.02	-	208	I250	松蘿茶葉的中國本土名。漢字寫法據原書插圖 13。
98	Bing	坪	71.09.02	159	208	I250	原文解釋為皇家御用之茶，似指通常所說的“貢綠茶”。參見劉勇（2017: 99）。漢字寫法據范岱克（van Dyke 2016: xliii）。
99	Tiö-Te	珠茶	71.09.02	159	208	I250	原文形容其渾圓如豌豆。英譯本作 Tio-té。
100	utchin	雨前	71.09.02	159	208	I250	與 101 的區別在於其葉短且狹。
101	Go-be	瓜片	71.09.02	159	208	I250	狹長的綠茶之名。本字存疑，可是暫時未能尋到讀音更為近似的通行茶品名。
102	Tjäng-jao	醬油	71.09.02	161	210	I253	英譯本作 Tyong-yao。祇不過粵語一般是說“豉油”。
103	Tjäng-siö	樟樹	71.09.02	161	211	I253	德譯本作 Tjong-siö。英譯本作 Tyong-sio。
104	Tjäng-não	樟腦	71.09.02	161	211	I254	德譯本作 Tjong Não。英譯本作 Tyong-noao。
105	Tay hoang	大黃	71.09.02	162	211	I254	疑為官話音。
106	Lång-fan-tao	冷飯頭	71.09.02	162	212	I255	菝葜（ <i>Smilax China</i> ）之俗稱，首字上標可能有誤。英譯本作 Long-fan-tao。
107	Pinang	檳榔	71.09.02	163	213	I257	
108	Lai	厘	71.09.02	166	216	I262	原文將其描述為中式方孔銅錢。注意韻母。
109	Läy-tang	厘戥	71.09.02	166	217	I262	英譯本作 Lay-tang。
110	Tdaam	擔	71.09.02	166	217	I262	英譯本誤作 Idaam。
111	Kann	斤	71.09.02	166	217	I262	
112	Leå	兩	71.09.02	166	217	I262	德英譯本作 Lea。注意韻尾。
113	Heen	錢	71.09.02	166	217	I263	據下文 147 及 148，顯然應作 Seen，在舊式字體中，二字母大寫形似。英譯本作 Hane。
114	Fann	分	71.09.02	167	217	I263	
115	Jatt Tdaam	一擔	71.09.02	167	217	I263	英譯本誤作 Yatt Ydaam。
116	Jatt kan	一斤	71.09.02	167	217	I263	原文注釋：“Jatt 或 Jett 是一。”德譯本自此起直至 127，“斤”字均作 kan，下不贅述。英譯本作 Yatt Kann。
117	Ngii kann	二斤	71.09.02	167	217	I263	英譯本作 Nghee kan。英譯本自此起直至 127，“斤”字均作 kan，下不贅述。
118	Samm kann	三斤	71.09.02	167	217	I263	
119	Tsö kann	四斤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作 Tsoekan。原文注釋：“Tsin、Tsi、Tsö、Tsei 是四。”英譯本把其中列舉的後兩個拼法改成了 Tsoe、Tsey。

120	Sakan	四斤	71.09.02	-	218	I264	不見於瑞文原版。英譯本作 sa kan。
121	Ön Kann	五斤	71.09.02	167	218	I264	德英譯本作 On Kan。原文注釋道：“是牙齒間發出的嘶音，分不太清是 un、u 還是 ön。”
122	Låck kann	六斤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作 Lock kan。
123	Satt kann	七斤	71.09.02	167	218	I264	
124	Patt kann	八斤	71.09.02	167	218	I264	
125	Kau kann	九斤	71.09.02	167	218	I264	
126	Sjapp kann	十斤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自此起直至 137，“十”字均作 Siapp，下不贅述。
127	Sjapp jett kann	十一斤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作 Siapp Yatt-kan。
128	Sjapp nji	十二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作 Siapp-ngec。
129	Nji Sjapp	二十	71.09.02	167	218	I264	
130	Nji Sjapp jett	二十一	71.09.02	167	218	I264	
131	Sam Sjapp	三十	71.09.02	167	218	I264	
132	Tsi Sjapp	四十	71.09.02	167	218	I264	
133	Ön Sjapp	五十	71.09.02	167	218	I264	德譯本作 On Sjapp。英譯本作 On Siapp。
134	Låck Sjapp	六十	71.09.02	167	218	I264	德譯本作 Lack Sjapp。英譯本作 Lack Siapp。
135	Tsatt Sjapp	七十	71.09.02	167	218	I264	英譯本誤作 Isat-siapp。
136	Patt Sjapp	八十	71.09.02	167	218	I265	
137	Kau Sjapp	九十	71.09.02	167	218	I265	
138	Jet Pa	一百	71.09.02	167	218	I265	英譯本作 Yett-pa。
139	Je pa	一百	71.09.02	167	218	I265	英譯本作 Ye-pa。
140	Gi pào	□□	71.09.02	167	218	I265	釋意為一百，疑誤，本字或許為“二包”。德譯本作 Gi Pao。英譯本作 Ghec-pao。
141	Je pa jett	一百一	71.09.02	167	218	I265	原文注為 101。英譯本作 Ye-pa-yett。
142	Je pa nji	一百二	71.09.02	167	218	I265	原文注為 102。英譯本作 Ye-pa-ngec。
143	Jett tsin	一千	71.09.02	168	218	I265	德譯本作 Jatt tsin。
144	Sam tsin	三千	71.09.02	168	218	I265	原文注為 100000，有誤。
145	Sjapp pack tsin	十百千	71.09.02	168	218	I265	原文注為 1000000，疑誤。
146	Jatt Leå	一兩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Yatt-leo。
147	Jatt Seen	一錢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Yatt-sane。
148	Sien	錢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Siane。
149	Jatt Fann	一分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Yatt-fann。
150	Nji Fuen	二分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Ngec-fuen。
151	Fann	分	71.09.02	168	218	I265	
152	Jatt Lai	一厘	71.09.02	168	218	I265	英譯本作 Yatt-lai。
153	Syan-pånn	算盤	71.09.02	168	219	I265	英譯本作 Syan-pann。
154	Håa Håa	好好	71.09.02	169	220	I267	德譯本作 Hoa Hoa。英譯本作 Hoaw, Hoaw。
155	Poo	匏	71.09.02	171	223	I272	英譯本作 Po-o。疑本應作 Pa-o。
156	Tja	謝	71.09.02	173	226	I275	中國姓氏，據音擬字。原書介紹 Thomas Tja 是南雄人，在暹羅學習過天主教與拉丁文。
157	Wåa-sjång	和尚	71.09.02	180	234	I286	英譯本作 Wo-aw-siong。
158	Wåa-sjång Läm king	和尚念經	71.09.02	180	234- 235	I286	英譯本作 Wo-aw-siong-lam-king。
159	Wåasjång Tao	和尚頭	71.09.02	180	235	I287	原文稱之為全中國僧侶之領袖。英譯本作 Wo-aw Siong Tao。

160	Lin-tkji	靈紙	71.09.02	180	235	I287	船上人以金銀紙製作的槽形或船形物，用於焚燒祭奠。英譯本作 Lintkyee。
161	Tångsiö	通書	71.09.02	182	238	I291	日曆。英譯本作 Tong-sioe。
162	Sjö	樹	71.09.02	182	238	I291	烏斯貝克誤以為“通書”這個詞裏的後個語素正是“樹”字。英譯本作 Sioe。
163	Sjye	樹	71.09.02	182	238	I291	英譯本作 Si-e。
164	Daat sing kån long siapp satt miäng	大清乾隆 十七年	71.09.02	182	238	I291	末字顯然有誤。英譯本作 Daat sing kan long siapp sat miäng。
165	Aj-qwa	矮瓜	71.09.02	186	243	I297	英譯本作 Ay-qua。
166	Kea	茄	71.09.02	186	243	I297	瑞典文拼寫組合 ke 在某些環境下保持不腭化。
167	Samsu	三蘇	71.09.02	187	243	I298	
168	Kåpp-na	蛤嚙	71.09.02	187	244	I299	英譯本作 Kopp-na。
169	Hä-ing	蜆	71.09.02	190	247	I303	英譯本作 Ha-ing。
170	Hä-in-jå	蜆肉	71.09.02	190	247	I303	蜆的可食部分。英譯本作 Ha-in-yo。
171	Läck-tao	綠豆	71.09.02	191	249	I304	英譯本作 Lack-tao。
172	Tdau-fu	豆腐	71.09.02	191	249	I305	英譯本誤作 Fdau-fu。
173	Tau-fu	豆腐	71.09.02	191	249	I305	英譯本作 Tou-fu。
174	U-ang-teo	黃豆	71.09.02	191	249	I305	疑本應作 U-ång-teo，遺漏上標。
175	Ling-kåmm	菱角	71.09.02	191	249	I305	德英譯本作 Ling-kamm。猜測當地人解釋道“呢個係菱角嘛”，隨後烏斯貝克錯將肯定語氣詞“嘛”當作植物名的組成部分。此類謬誤下文似乎多見。參見 192、245、264。
176	Leng-kå	菱角	71.09.02	191	249	I305	德英譯本作 Leng-ka。
177	Kåm-katt	金桔	71.09.02	191	249	I306	德譯本作 Kam-katt。英譯本作 Kamm-katt。
178	Aj-qwa	矮瓜	71.09.02	191	250	I306	德譯本誤作 Ain-qua。英譯本作 Ayqua。
179	Samm-nim	三稔	71.09.02	191	250	I306	烏斯貝克書中的描述與麥耘、譚步雲（2016: 64）所說的“山稔”完全吻合。致林奈信中作 Samnim。黃東記作“三斂”，標音“Saam Nim”。貝勒（1881: 94）認為本字是“三拈”。《廣東新語》卷二十五：“羊桃 [……] 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中國植物誌》作“三斂”。莊延齡（1886: 109）僅提及了同屬的“酸三婢”（ <i>Averrhoa carambola</i> ）。《嶺外代答·花木門》記載“羊桃”又叫“五棱子”。韻尾互有參差，此外泥來相混。
180	Kala-mång	假檸檬	71.09.02	192	250	I306	三稔腌制後的名稱。德英譯本作 Kalamang。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181	Läm-tjes	黎檬子	71.09.02	192	250	I306	學名為 <i>Citrus Limonia</i> 。英譯本作 Lemtyes。漢名見《中國植物誌》。
182	Kåmm	柑	71.09.02	192	251	I307	德英譯本作 Kamm。
183	Tjang	橙	71.09.02	192	251	I307	德英譯本作 Tiang。

184	Kang	柑	71.09.02	192	251	I307	原文稱之為 Tjang 的別名。疑是某種混淆韻尾的口音。
185	Jao	柚	71.09.02	192	251	I307	英譯本作 Yao。
186	Lǎ-jao	邏柚	71.09.02	192	251	I307	英譯本作 Lo-yao。圓形的柚。首字存疑。《廣東新語》卷二十五：“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鐻柚。小曰邏柚，熟於早禾時曰禾輓，以其極圓，故曰邏曰輓也。”麥耘、譚步雲（2016: 63）有“碌柚”詞條。
187	Hǎn-jao	香柚	71.09.02	192	251	I307	英譯本作 Han-yao。原文稱這是長形的柚，多用於祭神。《廣東新語》卷二十五：“有香柚者出增城。”
188	Lǎ-tji	荔枝	71.09.02	192	251	I308	英譯本作 Lat-yec。
189	Lǎng-ann	龍眼	71.09.02	193	251	I308	德譯本作 Lǎng-an。英譯本作 Lang-an。致林奈信作 Lǎngǎnn。
190	Ttseu	蕉	71.09.02	193	251	I308	瑞文版拼寫似有衍誤。德英譯本作 Tseu。
191	Qwai-mǎo	鬼目	71.09.02	193	252	I309	原文稱之為芒果的中文名。德英譯本作 Quaimao。《廣東新語》卷二十五：“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為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甕木，甕者，鬼之譌也。”
192	Pack-la	白欖	71.09.02	193	252	I309	中國橄欖之名。疑此處誤因語氣詞“嘛”之誤導而漏記韻尾。
193	Tsong	葱	71.09.02	193	252	I309	
194	Lopa	蘿蔔	71.09.02	193	252	I309	原文稱此物與葱一樣屬於“lök”（在瑞典語中一般指葱或洋葱）。疑此處描述有偏差。英譯本誤作 Lofra。Pontin 的“字典”記作 Låpa，同缺韻尾。
195	Gnao	藕	71.09.02	194	252	I310	
196	Leen-gao	蓮藕	71.09.02	194	252	I310	英譯本作 Laen-gao。
197	Oo-tao	芋頭	71.09.02	194	253	I310	英譯本作 O-o-tao。
198	Kǎång	薑	71.09.02	194	253	I310	德譯本作 Kǎong。英譯本作 Kaong。
199	Fann-sjö	番薯	71.09.02	194	253	I311	德譯本作 Fann-siö。英譯本作 Fann-sio。
200	Faj-sjö	番薯	71.09.02	194	253	I311	德譯本作 Faj-siö。英譯本作 Fay-sio。
201	Tdaj-sjö	大薯	71.09.02	195	254	I311	德譯本作 Tdaj-sjö。英譯本作 Tdai-soi。
202	Suu	筍	71.09.02	195	255	I311	“中國松露”（Chinesisk Tryffel）之名，烏斯貝克稱有人在街巷中流動販賣。德英譯本作 Siuu。貝勒（1881: 115）猜測這是“蕈”字。不過此字似乎並不用於廣州口語，或許其實就是“筍”字，作者不瞭解東亞人食筍之習，所以纔誤以為菌類。可能漏聽韻尾，也有可能原寫作 Sun，祇是印錯。
203	Kaj-lann	芥蘭	71.09.02	195	255	I313	英譯本作 Kay-lann。
204	Pack-soã	白菜	71.09.02	195	255	I313	德譯本作 Pack-soa。英譯本作 Pack-so-a。
205	Bout-sây	菠菜	71.09.02	196	255	I313	德英譯本作 Bout-say。
206	On-sâj	薤菜	71.09.02	196	255	I313	德譯本作 Orsaj。英譯本作 Orsay。均有誤。

207	Ski-et sa oa	燒酒	71.09.02	197	256	I315	英譯本作 Ski-et sa oa。中段可能本應是 sä。
208	Pausio	苞粟	71.09.02	197	256	I315	作者稱之為中國人釀酒所用的果類，但又承認自己未曾見到實物。恐怕此處確有誤解，實際所指的或是釀酒之玉米。
209	Lau-täja Tslawas-lamma	老太爺 □□□□	71.09.02	199	260	I319	乞丐纏擾之語，後半句應有嚴重錯誤。英譯本作 Lou-taya Tslaves-lamma。疑後兩個字母 l 本都應作 i，這樣發音便有些類似官話的“借我錢嘛”。
210	Oki-ao	阿膠	71.09.02	200	261	I321	英譯本作 Okecao。疑為官話音。
211	Hå lamm	河南	71.09.08	203	264	I325	德譯本作 Hålam。英譯本作 Holam。
212	Hånamm	河南	71.09.08	203	264	I325	德譯本作 Hånam。英譯本作 Honam。
213	Liång-siy	梁樹	71.09.08	203	264	I325	巨樹之名。據音擬字，未見實據。德譯本作 Lian-siy。英譯本作 Lcean-see。
214	Lä-tji	荔枝	71.09.08	204	265	I327	英譯本作 La-tyee。
215	Lång-ann	龍眼	71.09.08	204	265	I327	德譯本作 Lång-an。英譯本作 Long-an。
216	Tja mock	茶木	71.09.08	206	269	I332	
217	Succoji-fa	慈姑花	71.09.10	208	271	I334	烏斯貝克稱之為 <i>Sagittaria bulbis oblongis</i> ，故此這定是慈姑屬植物，祇是記音不確。英譯本作 Succoyee-fa。首字也可擬作“茨”。
218	Fujong-fa	火秧花	71.09.10	209	273	I336	金剛纂 (<i>Euphorbia neriiifolia</i>) 之俗名。英譯本作 Fuyong-fa。莊延齡 (1886: 114) 記載其別名“火秧笏”“火秧草”。
219	Käm-sea	感謝	71.09.11	212	276	I340	英譯本作 Kam-sa-a。
220	Te-limm	地拈	71.09.11	212	277	I341	英譯本作 Té-limm。《廣東植物誌》第 221 頁寫作“地惹”。本表所用的漢字是依據莊延齡 (1886: 112)。
221	Kåmm-Höång- Loää	金香蘆	71.09.11	213	278	I342	德譯本作 Kåmm-Höång-Loaa。英譯本作 Komm-Heyong-loaa。原書第 12 號插圖寫有對應的工整漢字，定出自華人手筆。英譯本裏此圖還標有羅馬字 Komm-Hoeång-Loaa。
222	Som-sä-ang	深井	71.09.12	216	282	I347	島名。瑞文本當天日期印作 13 日，似有誤。德譯本上標符號印刷不清，像是 Som-så-ang。英譯本隨之誤改作 Som-so-ang。
223	Lång-ann	龍眼	71.09.12	217	282	I348	德英譯本作 Long-ann。
224	Tång-ann	□□	71.09.12	218	283	I350	木藍 (<i>Indigofera tinctoria</i>) 之俗名。英譯本誤作 Tong-am。
225	Wa	□	71.09.12	218	283	I350	224 之異名。英譯本作 Va。
226	In-säj	莧菜	71.09.12	218	284	I350	英譯本作 In-soy。
227	Ki-ä	蔗	71.09.12	218	284	I350	英譯本作 Kee-a。
228	Wåa	禾	71.09.12	218	284	I350	英譯本作 Waa。
229	Wå-Käck	禾穀	71.09.12	218	284	I351	英譯本作 Wo-kock。
230	Maj	糜	71.09.12	218	284	I351	米粥。英譯本作 Mahee。注意韻母。
231	Fann	飯	71.09.12	218	284	I351	
232	Kajong-möa	假絨毛	71.09.12	219	286	I353	毛蓼 (<i>Polygonum barbatum</i>) 之俗名。英譯本作 Ka-yong-moca。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33	Jongmōa	絨毛	71.09.12	219	286	I353	紅蓼 (<i>Polygonum orientale</i>) 之俗名。英譯本作 <i>Yong-mœa</i> 。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34	Känlång-fa	乾隆花	71.09.12	220	287	I354	紅花龍船花 (<i>Ixora coccinea</i>) 之俗名。作者釋其義為“皇帝花” (<i>Keysar-blomma</i>)。英譯本作 <i>Kanlong-fa</i> 。
235	Håppo	戶部	71.09.14	223	290	I359	德譯本作 <i>Hoppo</i> 。英譯本作 <i>hoppo</i> 或 <i>happa</i> 。
236	Abkejfa	鴨仔花	71.09.22	225	292	I362	假杜鵑 (<i>Barleria cristata</i>) 之俗名。德譯本作 <i>Abkeifa</i> 。英譯本誤作 <i>Abliey fa</i> 。致林奈信作 <i>Abkeifa</i> 。
237	Pakock-fa	八角花	71.09.22	225	293	I363	印度羊角藤 (<i>Morinda umbellata</i>) 之俗名。據音擬字，未見實據。但其外觀確多棱角。
238	Kau-li-mång	九里明	71.09.22	225	293	I363	洋玉葉金花 (<i>Mussaenda frondosa</i>) 之俗名。英譯本作 <i>Kaulimang</i> 。可能是與千里光 (<i>Senecio scandens</i>) 混淆，後者有俗名“九里明”。疑本應作 <i>Kauli-mång</i> ，上標錯亂。
239	Kai-på-y	鷄泡魚	71.09.23	226	294	I364	河豚之俗稱。英譯本作 <i>Kay-po-y</i> 。
240	Tsjangti-ão	長洲	71.09.27	228	296	I368	首字疑似官話音，但也可能是粵音 <i>Tsjång</i> 漏加上標。英譯本誤作 <i>Tsiang-liao</i> 。
241	Katäg-nång	鬼燈籠	71.09.27	229	297	I369	白花燈籠 (<i>Clerodendrum fortunatum</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lerodendron fortunata</i>)。英譯本誤作 <i>Hatag-nang</i> 。烏斯貝克致林奈信中稱之為 <i>Katängnång</i> ，對照可知日記漏印字母 <i>n</i> 。貝勒 (1881: 105) 猜測本字是“苦燈籠”，但與粵音不符。《中國植物誌》認為鬼燈籠是廣東叫法，苦燈籠是廣西叫法。另外若僅從拼寫出發，首字亦可能係“假”。
242	Pange-ka	蟛蜞菊	71.09.27	230	299	I371	中華石龍尾 (<i>Limnophila chinensi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olumnea chinensis</i>)。假如 <i>ka</i> 是 <i>kå</i> 之誤的話，那聽起來便多少類似“蟛蜞菊”。然而一般文獻中所說的蟛蜞菊是指另外的植物，參見莊延齡 (1886)。
243	Happ-kej-li	莢仔口	71.09.27	230	300	I372	槍刀藥 (<i>Hypoestes purpure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Justitia purpurea</i>)。德譯本作 <i>Happ-kei-li</i> 。英譯本作 <i>Happ-key-lee</i> 。首字據記音及外形而擬。
244	Happ-kej-fa	莢仔花	71.09.27	230	300	I372	同 243，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Justitia purpurea</i>)。德譯本作 <i>Happ-kei-fa</i> 。英譯本誤作 <i>Happ-key-sa</i> 。
245	Tjong-ma	松口	71.09.27	231	301	I373	崗松 (<i>Baekkea frutescens</i>) 之俗名。致林奈信作 <i>Tjongmá</i> 。德譯本作 <i>Tiong-ma</i> 。英譯本作 <i>Tiongma</i> 。疑此處又誤將語氣詞“嘛”當作植物名的組成部分。

246	Kasâng-sō	假桑樹	71.09.27	231	301	I374	葫蘆茶 (<i>Tadehagi triquetrum</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Hedysarum triquetrum</i>)。英譯本作 Kasong-so。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47	Chimag	鰲麥	71.09.27	231	301	I374	豨薟 (<i>Sigesbeckia orientalis</i>) 之俗名。日記稱其黏性較強。據音擬字，未見實據。後字不排除是“物”。莊延齡 (1886: 115) 稱此種植物為“亞婆針”或“鰲頭婆”。
248	Fo-kaj	□□	71.09.27	231	301	I374	水邊灌木名，與 247 共生。德譯本作 Fo-kai。英譯本作 Fo-kay。參見 306。
249	Katong-qua	假冬瓜	71.09.27	231	301	I374	灌木名。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50	Kylat-sāj	豬鬃菜	71.09.27	231	301	I374	七里明 (<i>Blumea clarkei</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onyza hirsuta</i>)。德譯本作 Kylat-soj。英譯本作 Kylat-soy。據音擬字，或許並非今日人口中的同名蔬菜 (蒼蓬菜)。
251	Kaj-in	假菟	71.09.27	231	301	I374	未標學名。英譯本作 Kay-in。據音擬字，未見實據。烏斯貝克描述其花為藍色。因此似非今日廣東一般所說的“假菟菜”。
252	Kajin-se	假園菱	71.09.27	232	302	I375	曲軸海金沙 (<i>Lygodium flexuosum</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Ophioglossum scandens</i>)。英譯本作 Ka-yin-sey。《廣東植物誌》第 35 頁記有同屬的竹園菱，本表所擬的後二字正借鑒於此。
253	Monchi	□□	71.09.27	232	302	I375	鹽麩木 (<i>Rhus chinensis</i>) 之俗名。英譯本作 Monkhi。
254	Taj-scha	大沙	71.09.27	232	302	I375	鴉膽子 (<i>Brucea javanic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Rhus (javanicum) germine rubro</i>)。英譯本作 Tay-sha。應是與形近的大沙葉 (<i>Pavetta arenosa</i>) 混淆。
255	Ka-lao	假蕺	71.09.27	232	302	I375	半邊旗 (<i>Pteris semipinnata</i>) 之俗名。莊延齡 (1886: 118) 曾用這個名字稱呼蕺葉 (<i>Piper betle</i>)，但這兩種植物不太相似。
256	Tja	茶	71.09.27	232	302	I375	德英譯本作 Tia。
257	Min-tao	麵豆	71.09.27	232	302	I375	鑷扁豆屬 (<i>Dolichos</i>) 某種植物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Dolichos scandens floribus caeruleis magnis</i>)。貝勒 (1881: 97) 認為這是莊延齡筆下的“麵豇” (學名 <i>Cajanus indicus</i>) (參見莊延齡 1886: 111)。他所參考的是莊氏 1878 年刊發於《德臣西報》 (<i>The China Mail</i>) 的初版文章。

258	Hongfa-mo	黃花母	71.09.27	232	302	1376	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Bartramia indica</i>)。日記明指其花為黃色，故此首字必非“紅”。貝勒 (1881: 94) 猜測這是莊延齡所記的“黃花嚮” (<i>Sida rhombifolia</i>)，其第三字記音為“ná” (參見莊延齡 1886: 106)。
259	Te-qwa	節瓜	71.09.27	232	302	1376	毛山豬菜 (<i>Merremia hirt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onvolvulus hirtus</i>)。致林奈信作 Tequá。德譯本作 Teeqwa。英譯本作 Taqua。這種植物的花朵高度類似節瓜 (嶺南常見蔬菜)，可能正因此纔混淆物種。
260	Kaj-ma	芝麻	71.09.27	232	303	1376	山芝麻 (<i>Helicteres angustifolia</i>) 之俗名。英譯本作 Kay-ma。或許前一音節遺漏上標，本應作 Kái (注意瑞典文前元音前的 k 通常是腭化的)，如此纔能近似對上“芝”的音。
261	Faj-schin	花生	71.09.27	233	303	1377	英譯本作 Fy-shin。
262	Leu-kào	鷓鴣	71.09.27	233	303	1377	疑排版有誤，可能指下文的烏鴉。英譯本作 Ley-kao。
263	Datt-sâu	□□	71.09.27	233	303	1377	有灰點的鷓鴣鳥名。德譯本作 Datt-sau。英譯本作 Datt-sow。
264	Whom-ma	蝗□	71.09.27	233	303	1377	蝗蟲、螞蚱之類的動物。然而“蝗螞”這樣的組合詞似乎並無用例。故此疑心此處誤將語氣詞“嘛”當作昆蟲名的一部分。
265	Lâng-ann	龍眼	71.10.06	234	304	1379	德英譯本作 Long-ann。
266	Wad-namm	鬱□	71.10.13	237	308	1384	原書稱其類似麝香。
267	Pack-fan-ny	白飯魚	71.10.13	237	309	1385	
268	Kog-ne-imm	□棗	71.10.13	238	309	1386	小果棗 (<i>Ziziphus oenopoli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Rhamnus oenopolia</i>)。《爾雅·釋木》有“棗棗”之語。
269	Sâya-män	瑞□	71.10.20	239	311	1389	原文稱這是中國語言裏對瑞典人的稱呼。英譯本作 Soyamen。末字可能係“蠻”，亦有可能來自皮欽英語的 man (男人)。
270	Syn-mi	酸味	71.10.20	240	312	1389	酢漿草 (<i>Oxalis corniculata</i>) 之俗名。英譯本作 Syn-mee。莊延齡 (1886: 106) 與麥耘、譚步雲 (2016: 67) 均作“酸味草”。
271	Patt-fa	□花	71.10.20	240	313	1391	黑面將軍 (<i>Strobilanthes crisp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Ruellia crispa</i>)。
272	Ka-jong-moå	假絨毛	71.10.20	241	314	1393	火炭母 (<i>Persicaria chinensi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Polygonum chinense</i>)。英譯本作 Ka-yong-moa。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73	Kaling-fa	嘉陵花	71.10.20	242	315	1393	山黃菊 (<i>Anisopappus chinensi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Verbesina chinensis</i>)。據音擬字，但是這個名字如今一般是指 <i>Popowia pisocarpa</i> ，二者並不相似。

274	Ka-tjåa	假竹	71.10.20	242	315	I393	裸花水竹葉 (<i>Murdannia nudiflor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ommelina chinensis</i>)。英譯本作 Ka-tyaa。據音擬字，未見實據。
275	Gnai	艾	71.10.20	242	315	I394	
276	Kate-gnai	假口艾	71.10.20	242	315	I394	闊苞菊 (<i>Pluchea indic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Baccharis indica</i>)。
277	Sau-pann-gipp	酒餅葉	71.10.20	242	315	I394	<i>Buxoides aculeata</i> 之俗名。英譯本作 Sow-pann-ghipp。烏斯貝克所用的拉丁名未能得到認可，文中相關描述也曾引起過植物學家困惑，Swingle (1916: 652) 猜測其與酒餅筋屬有關。注意瑞典語拼寫組合 gi 讀作 [ji]。
278	Lack-fa	籐花	71.10.20	242	315	I394	白籐 (<i>Eleutherococcus trifoliu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Zanthoxylon trifoliatum</i>)。致林奈信作 Lackfå。
279	Konggån-fa	光杆花	71.10.20	242	315	I394	同 250。德譯本作 Kang-gån-fa。英譯本作 Kang-gan-fa。前二字是據記音及外形而擬。
280	Katå	假口	71.10.20	242	315	I394	長有漿果的攀緣植物名。英譯本作 Katoa。
281	Sjö låck-tao	小綠豆	71.10.20	242	315	I394	鑷扁豆屬 (<i>Dolichos</i>) 某種植物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Dolichos scandens maximus</i>)。一種有毒的黑豆。英譯本作 Syoe lock-tao。貝勒 (1881: 96) 猜測其本字為“小綠豆”。不過首字從記音來看，倒更像是“樹”之類的字。
282	Moi-fa	梅花	71.10.20	243	316	I395	東方烏檀 (<i>Nauclea orientalis</i>) 之俗名。英譯本作 Moy-fa。此處可能存在物種混淆。
283	Timgam-så	點金草	71.10.24	245	319	II4	韓信草 (<i>Scutellaria indica</i>) 之俗名。德譯本誤作 Tinigam-så。英譯本作 Tim-gam-sa。大概與不同屬的三點金 (<i>Desmodium triflorum</i>) 混淆，二者外形極似。
284	O-ka-o	烏柏	71.10.24	245	320	II5	烏柏 (<i>Triadica sebifer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Croton sebiferum</i>)。
285	Lapptjäck	蠟燭	71.10.24	246	321	II6	英譯本作 Lappt-yack。
286	Kock-fa	菊花	71.10.24	246	321	II6	
287	Latt-så	□□	71.10.24	246	321	II6	日本榧 (<i>Torreya nucifer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Taxus nucifera</i>)。英譯本作 Lattså。《南越筆記》卷十五有“辣草”，發音雖似，但描述不合。
288	Sjagmao-qwang	石茅梗	71.10.25	247	322	II8	扇葉鐵綫蕨 (<i>Adiantum flabellulatum</i>) 之俗名。德譯本作 Siagmao-qwang。英譯本作 Siag mao quang。據音擬字，未見實據。莊延齡 (1886: 117) 稱之為“鐵線草”。末字應為表示草本植物莖稈的粵語語素 kwaang ^{1,2} ，參見麥耘、譚步雲 (2016: 62)，亦有人將其寫作“榧”。

289	Ko-su	果樹	71.10.25	248	323	II9	種植園邊的大樹。
290	Jam ko-sua	□果樹	71.10.25	248	323	II9	289 之異名。英譯本作 Yam ko-sua。
291	Palamm	芭□	71.10.25	248	323	II9	本地人用於覆蓋果籃的樹葉之名。
292	Olam-sjö	烏欖樹	71.10.25	248	323	II9	可采樹脂的大樹之名。英譯本作 Olom-sio。參見貝勒 (1881: 95)。
293	Mao	茅	71.10.25	248	324	II10	竹蔗 (<i>Saccharum sinense</i>) 之俗名。
294	Quong-fong	黃蜂	71.10.29	248	324	II10	
295	Fa	花	71.10.29	248	324	II10	
296	Kau-sånn	菱笋	71.10.29	249	324	II11	英譯本作 Kow-sonn。
297	Fa-kång	火公	71.10.29	249	325	II11	火神之名，疑本應作 Få-kång，漏加上標。英譯本作 Fa-kong。
298	Tang-såj	藤菜	71.10.30	249	325	II12	落葵 (<i>Basella alba</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Basella rubra</i>)。英譯本作 Tand-soy。
299	Såjonqva	□□官	71.10.30	249	325	II12	中國人名。德譯本作 Såjonqua。英譯本作 Soyon-qua。
300	Kåu-kaj-kånn	高鷄冠	71.11.02	250	326	II12	烏斯貝克用學名稱之為 <i>Sitta chinensis</i> ，似乎與紅耳鸛 (俗稱高髻冠或高鷄冠) 混淆。英譯本作 Kow-kay-konn。
301	Tantinqva	□□官	71.11.03	250	326	II14	中國人名。德譯本英譯本 Tantinqva。
302	Quaj-fa	桂花	71.11.03	250	327	II14	英譯本作 Quaifa。
303	Leen fã	蘭花	71.11.03	251	327	II14	一種花朵為黃色簇狀的植物。德譯本作 Leenfã。英譯本作 Laan-fa。參見 52。
304	Tät-sjö	鐵樹	71.11.03	251	327	II14	英譯本作 Tat-sio。
305	Hå-namm	河南	71.11.07	252	329	II16	英譯本誤作 Sto-namm。
306	Fo-kaj	□□	71.11.09	252	329	II17	山茶 (<i>Camellia japonica</i>) 之俗名。德英譯本作 Fo-kai。參見 248。
307	akia	亞叉	71.11.09	252	330	II18	對外國人的詈語。
308	aqueja	亞鬼	71.11.09	252	330	II18	對外國人的詈語。英譯本作 aque ya。
309	qwaj-lå	鬼佬	71.11.09	252	330	II18	德英譯本作 quailo。
310	Pack-la	白欖	71.11.09	254	331	II19	橄欖之名。德英譯本作 Packla。
311	O-a	蚶仔	71.11.17	254	331	II20	蠔之名。似為閩語。
312	O-ha	蚶仔	71.11.17	254	331	II20	蠔之名。似為閩語。
313	Schiengiö	十一月	71.12.11	258	337	II27	原文解釋為中國曆法的第十一個月。英譯本作 Shienghio。
314	Hå-namm	河南	71.12.17	258	338	II28	英譯本作 Honang。
315	La-amm	欖	71.12.17	259	338	II29	榨油植物名。烏斯貝克自稱祇是遠眺過，並猜其類似芝麻，可能誤會。英譯本作 loam。
316	Tjock-ji	竹葉	71.12.17	259	338	II29	用於製造帆船的竹葉。英譯本作 Tiock-yeec。
317	Lutä	蘆□	71.12.17	259	339	II29	蘆葦之名。英譯本作 Luta。貝勒 (1881: 113) 認為第二字是“筍”，然而“蘆筍”這種組合詞似乎並無可考的用例。
318	Hao	蠔	71.12.25	260	339	II30	
319	Kjä-jö	鰱魚	71.12.25	260	340	II31	脊塘鱧 (<i>Butis butis</i>) 之俗名，烏斯貝克使用異名 (<i>Sparus chinesnsis</i>)。或許這裏混淆了不同魚種。英譯本作 Kya-yo。

320	Sinn-hao	□□	71.12.25	260	340	II32	蝦虎魚屬 (<i>Gobius</i>) 成員，烏斯貝克稱之為 <i>Gobius eleotris</i> 。英譯本誤作 Sinn-has。
321	Hina-a	蜆鴨	71.12.27	262	343	II35	鴨名。《廣東新語》卷二十：“野鴨[……]常入水取白蜆食之，又名蜆鴨。”另參見麥耘、譚步雲 (2016: 57)。
322	Kång-ao	江鷗	71.12.27	262	343	II35	鴨名。英譯本作 Kong-ao。《廣東新語》卷二十：“江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烏斯貝克將其歸為鴨類，可能有誤。
323	Lau-fu	老虎	71.12.27	262	343	II35	捕魚之鳥名。英譯本作 Low-foo。稱之為“老虎”可能係戲謔。
324	Siö-läck-tao	小綠豆	72.01.19	272	354	II50	見爪哇遊記。英譯本作 Sio-lock-tao。
325	Leontsāj	□菜	72.02.03	280	366	II66	德譯本作 Leontsai。英譯本誤作 Deontsai。
326	Whâm-maj	畫眉	72.06.01	309	406	II121	<i>Turdus canorus</i> 之俗名。英譯本作 Whammay。《南越筆記》卷八：“畫眉鳥[……]又名黃眉鳥。”
327	Samsu	三蘇	艾	6	520	II273	
328	Taho	大河	艾	7	522	II276	
329	Tay Fong	大風	艾	12	528	II284	原文解釋為 “Stor Wind”，即“大的風”。
330	Paddi	□□	艾	13	529	II285	剛碾完還帶糠的米。英譯本作 Paddy。
331	Minfu	棉花	艾	18	535	II294	英譯本作 Minfoo。
332	Fauciy	番薯	艾	19	536	II295	英譯本作 fowcee。
333	Lock-tau	綠豆	艾	19	536	II295	英譯本作 locktaw。
334	Utau	芋頭	艾	20	537	II296	英譯本作 ootaw。
335	Jien	烟	艾	21	539	II299	英譯本作 Yeen。
336	Fokiiiong	藿香	艾	22	539	II300	原文稱之為類似薄荷的藥草。德譯本作 Fockijong。英譯本作 Fockyong。後字聲母應當有誤。
337	Leichi	荔枝	艾	23	541	II302	英譯本作 Leicki。
338	Chia	茶	艾	24	542	II303	
339	Honam	河南	艾	24	542	II303	
340	Otomchu	烏□樹	艾	24	543	II304	可取脂的樹。英譯本作 otomkhoo。

表 2. 第 13 號插圖中的記音

原圖序號	說明							
1	漢字	茶	德文版注音	Tja	英文版注音	Tja	英譯版注釋	
	全圖的關鍵詞，漢字輪廓清晰無誤。							
2	漢字	河南	德文版注音	hã nam	英文版注音	hã nam	英譯版注釋	Honang tea
	《南越筆記》卷十六：“粵中諸茶，其在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謂之河南。[……]其土沃而人勤，多業藝茶，[……]是曰河南茶。”圖中“河”字形似“何”，大概是仿照行書將三點水連寫。							

	漢字	安溪	德文版注音	an káj	英文版注音	an káj	英譯版注釋	Ankai tea
3	<p>表上圖案與正確字形相差甚遠，然而安溪茶名聲極大，此表假如遺漏則不合常理，這裏大概祇是字形描摹太過扭曲。此外注音也倒像是此二字的粵音，祇不過 an 可能是 ân 之誤抄。還有可能是烏斯貝克受到其他歐洲國家來華商人表音不確的慣用拼寫之誤導，畢竟荷蘭及英國文獻一般分別將其轉寫為 Ankaij 與 Ankay。</p>							
	漢字	頭春	德文版注音	taó kjänn	英文版注音	taó kjänn	英譯版注釋	Taö-kyon tea
4	<p>字形與發音都較規整。頭春一般指開年首次采摘的茶葉，被認為具備較高價值。英譯者似乎未能將其對應成通行的英文商品名，而祇是微調了烏斯貝克的瑞典式拼寫法。</p>							
	漢字	工夫	德文版注音	kang fo	英文版注音	kong so	英譯版注釋	Congo tea
5	<p>這種茶太過知名，且字形還算清楚，故此本字並不難考，祇是拼寫奇怪：kang 的注音疑似閩語，然而 fo 又不像。原圖大概祇是漏加了 å 的上標。舊時詞首的字母 s 常寫作 f，字形易與 f 相混，故此英文版誤抄後字聲母，然而前字韻腹從 a 改為 o，這究竟同是形近誤抄還是有意更正？暫時無從考證。</p>							
	漢字	小種	德文版注音	soa tjäng	英文版注音	soa tjäng	英譯版注釋	Soatchuen tea
6	<p>首字注音和後字字形都奇怪。但此種茶在廣東貿易中地位重要，故此可確定本字無誤。注音中 soa 似是 scå 的錯抄，亦有可能是受英文慣用名“Shouchong”之類的誤導。“種”字似乎未寫部首，祇剩聲旁，類似情況亦見於 7。</p>							
	漢字	蓮子心	德文版注音	linkis äm	英文版注音	linkis äm	英譯版注釋	Linkisæim tea
7	<p>圖中首字丟失部首。更為詭異的是，“蓮子”二字竟然被誤當作同個語素，交纏著連寫為一體，乃至共享一個雙音節的拼音“linkis”，而“心”字所對應的拼音是無聲母的“äm”。這充分證明，烏斯貝克對漢語基本詞彙與音節結構一無所知。英文譯者看來也未能領會這是何種茶，在注解中祇是機械照搬了烏斯貝克的奇特拼寫。</p>							
	漢字	白毫	德文版注音	pack hå	英文版注音	pack hå	英譯版注釋	Pekho tea
8	<p>僅從字形和注音來看，似乎更像是“白河”“白荷”之類，然而這都並非通行的茶品名稱，況且日記正文記音也時常混淆效攝與遇攝一等字。</p>							
	漢字	武夷	德文版注音	mo ji	英文版注音	mo ji	英譯版注釋	Bohea Tea
?	<p>原圖編號似誤，且“武”字幾不可辨。不過考慮到武夷茶的知名度，漢字構擬應無疑問。英文譯者所注的 Bohea 正是舊時武夷茶的常見商品名。</p>							
	漢字	熙春	德文版注音	hey kiän	英文版注音	hey kiän	英譯版注釋	Heyson Tea
9	<p>首字的字形頗為詭異，然而熙春茶畢竟長期都是重要出口茶種，英譯注解中的寫法也正是這種茶的常見譯名。</p>							
	漢字	珠茶	德文版注音	tiö thé	英文版注音	tiö thé	英譯版注釋	Tie Tea
10	<p>前字的部首似乎抄錯，後字則疑似閩語。為何會混雜注音，暫時難以解釋。湯開建、李嘉昌（2022: 147）考證過瑞典東印度公司 1797 年在華大量採購“珠茶”的記錄。商貿史料中還有多種以“珠”命名的茶：例如“小珠”“大珠”“元珠”“芝珠”。</p>							
	漢字	成茶	德文版注音	sing tja	英文版注音	sing tja	英譯版注釋	Singlo Tea
11	<p>字形與注音都較清楚，故此本字無疑。祇不過“成茶”似乎並非某種特定茶葉品種或產地，至少筆者暫未能找到相關資料。這裏所指的大概是炒制好的茶。而英譯注解所用之詞一般指“松蘿茶”。未知此種對應有何理據。</p>							
	漢字	大薯	德文版注音	tdaj sjö	英文版注音	tdaj sjö	英譯版注釋	Yams
12	<p>前言與英譯都明確表示，這兩字是薯蕷的中文名。祇是圖中“薯”字實在太過簡化。</p>							
	漢字	萬	德文版注音	lao	英文版注音	lao	英譯版注釋	
13	<p>漢字字形異常清晰，注音卻顯然不符。或許可以猜測，這是某種用於代指一萬文錢的俚俗商貿用語，類似於當代粵語的“一皮”“一皮嘢”“一粒”“一粒鬼”等。待考。</p>							

a	漢字	一百斤	德文版注音	jatt daam	英文版注音	jatt daam	英譯版注釋	a Peckol
	“百斤”顯然訓讀為“擔”。根據作者前言，從此詞條直至倒數第二條，都是“中國常用錢幣”之名。然而不難發現這裏其實皆是重量單位。烏斯貝克在日記正文中（Osbeck 1757: 165）說明過，中國的錢幣是稱重計值的。							
b	漢字	一斤	德文版注音	jatt kann	英文版注音	jatt kann	英譯版注釋	a Catty
c	漢字	三斤	德文版注音	sam kann	英文版注音	sam kann	英譯版注釋	three Catty
d	漢字	四斤	德文版注音	sö kann	英文版注音	sö kann	英譯版注釋	four Catty
e	漢字	五斤	德文版注音	ön kann	英文版注音	on kaan	英譯版注釋	five Catty
f	漢字	六斤	德文版注音	läck kann	英文版注音	läck kann	英譯版注釋	six Catty
g	漢字	七斤	德文版注音	satt kann	英文版注音	satt kann	英譯版注釋	seven Catty
h	漢字	八斤	德文版注音	patt kann	英文版注音	patt kann	英譯版注釋	eight Catty
i	漢字	九斤	德文版注音	kau kann	英文版注音	kau kann	英譯版注釋	nine Catty
k	漢字	十斤	德文版注音	siapp kann	英文版注音	siapp kann	英譯版注釋	ten Catty
l	漢字	一兩	德文版注音	jatt leå	英文版注音	jatt leå	英譯版注釋	one Tale
	疑漏聽韻尾，參見表1的112與146號條目。Tale在英文裏一般寫作Tael。							
m	漢字	一千	德文版注音	jatt seen sien	英文版注音	jatt seen sien	英譯版注釋	one Mace
	這裏為“千”字給出了兩種拼音，參見n。							
n	漢字	一分	德文版注音	jatt oder fann	英文版注音	jatt fann	英譯版注釋	one Kandarin
	“oder”是德語詞，意為“或”，此處安插在“一”與“分”二字之間毫無道理。繪圖者大概排錯了地方，此字按常理本該位於m中“千”字的兩種拼音之間。英譯者可能也意識到了這條錯誤，故此又將其刪去。Kandarin在英文裏一般寫作candareen。							
o	漢字	二分	德文版注音	nji fann	英文版注音	nji fann	英譯版注釋	two Kandarin
p	漢字	一厘	德文版注音	jatt lai	英文版注音	jatt lai	英譯版注釋	one Cash
	參見表1的108號條目。圖中“厘”字的形體極為抽象。							
漢字 茶 德文版注音 ta s. sa s. tēh 英文版注音 ta S. sa. S. teh 英譯版注釋								
無編號，德文版備注道“Kämpf. amcn.”，說明信息來自德國科學家恩格爾貝特·肯普弗（Engelbert Kämpfer, 1651–1716）的舊著（1712: 817）。這幾條記音並非烏斯貝克自行創制，引在此處似乎是充作對照。								

圖 1. 德文版第 13 號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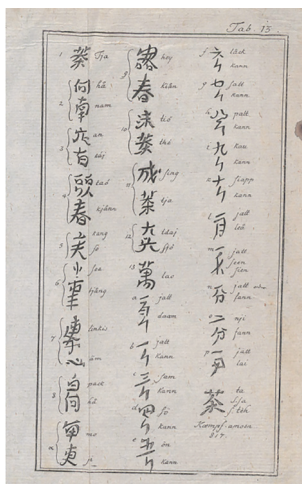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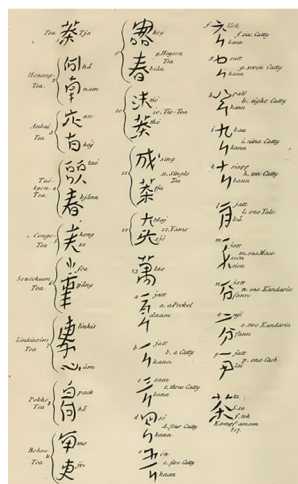


圖 2. 英文版第 13 號插圖



4. 分析：語音特點與轉寫規則

本文所述的瑞典文獻包含數百粵語羅馬字記音，其顯著長處在於時代極為古早，而短處則在於表音準確性欠佳，記音者不但全未注意到漢語聲調具備辨義功能（參見 161、162 中錯誤的詞源論述），就連聲韻也時常表達得相當模糊，某些商品名稱可能還受到官話、其他歐洲語言乃至皮欽語之影響，此外在日記前後文中，就連同個語素也時常混用不同轉寫方式。儘管有上述種種缺陷，我們起碼可以認定，至少那些在語料中重複得到體現的拼寫現象，是在反映語音現實。本節結合時地相近的記音資料，分析日記中的拼寫細節，探討其所體現的早期粵語聲韻特點。受文獻質量所限，我們祇能抱著物盡其用的態度，儘可能多地從中挖掘具備語言史價值的信息。以下引述原文記音時為便利起見，一律使用兩表中的編號。

且首先來關注聲母。聲母領域上有條至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阻塞音是以何種方式進行二分對立。瑞典語系統區分清（[p]、[t]、[k] 等）與濁（[b]、[d]、[g] 等）這兩套阻塞音，其差異不僅在於帶聲與否，還在於清者送氣而濁者不送氣。作為沒有任何漢文基礎的旅行者，烏斯貝克明確表示中國語言中沒有“b、d、r、x、z”這樣的發音（Osbeck 1757: 174），換言之，他基本沒有聽到瑞典語那樣的濁阻塞音（他此處未否認漢語有“g”，大概是粵語鼻濁音[*ŋ]的緣故，然而亦有可能是因為在瑞典語裏，這個字母在前元音前發作[j]）。而他在轉記漢語發音時，主要使用傳統的清輔音字母來轉寫一切阻塞音聲母，基本上未能區分清楚送氣與否（例如“盤”與“八”的聲母都寫作 p）。不過烏斯貝克偶爾也並不介意使用濁輔音字母（例如 32、41、48、89、164、263）來表達清不送氣聲母。有時他甚至還別出心裁地將清濁字母組合使用，例如不送氣清齒齶塞音被記作詭異的組合形式 td（62、110、115、172、201）。其實送氣標記的混亂乃是早期羅馬字文獻中比比皆是的現象（Branner 1997: 238–241），祇是記音者水平不高而已，並不足以證明所記音系特殊。

在現代粵語中，古泥來二母常有混亂，然而此種現象究竟始於何時，此前的學者未能給出明確的解答：“香港粵語中 n-/l- 不分，由來已久。[……] 前人記錄的語音系統分列 n-/l-，並不完全反映語言實況。[……] 我們上溯百年前的粵語材料，n-/l- 分別儼然。這是人工的區分，還是確實有別，不得而知”（張洪年 2002: 27）。瑞典文獻則為問題帶來了新綫索：烏斯貝克竟在同一文段中，同時為廣東地名“河南”（211、212）給出了 n 與 l 交替的兩種讀音；此外文中古泥母字標 l 聲母的可靠例子至少有 158 與 220，而古來母字標 n 聲母的可靠例子至少有 107 與 241。這兩類輔音的互換在歐洲諸語裏較為罕見，顯然來自烏斯貝克對粵語發音的實際感知。上述情況有力地證明，這種所謂的“懶音”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即已存在。再對照黃東所記（18 世紀末）的“斂”字 Nim 與馮亞學（Jiang & Chen 2023: 203–204）所記的“裏”ni 與“內”loi 等字又可發現，當時廣州一帶似乎不少人都混淆泥來。其實早在《廣東新語》卷二十七中，便已有“三賴一名山柰”之語，可見此種現象歷史不短。之所以更晚近的

英美作者所記的廣州音系反而泥來分明如同韻書，最合理的解釋在於，其所選用的發音人的文化更高。至於疑影二母的混淆，烏斯貝克記音似乎未能提供可靠例證，223中的“眼”字缺失聲母大概祇是受“龍”字韻尾影響而已。稍遲的馮亞學記音也暗示泥來之相混早於影疑，此人原則上將細音一概歸泥，洪音一概歸來，而烏斯貝克筆下則未見此種互補分佈的跡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烏斯貝克記音中的古日母及疑母細音字（117、150、267、313、圖 13-o）往往仍保留著和古疑母洪音字一樣的鼻音聲母（可能音色有些腭音化），這與將“二”“義”等字記作 nge 或 ngi 的馮亞學文獻頗為吻合（Jiang & Chen 2023: 205）。

對於漢語中的噤音，烏斯貝克的記法較為混亂，這其實是受瑞典語獨特的音系和正字法所限。現代瑞典語噤音主要包括 [s]（寫作 s）和 [ç]（由前元音之前的 k、t 腭化而成），另還有個罕見的發音 [ʃ]（音標也有人記作 [ʂ]，在文字中一般拼寫為 sch、sk 或 sj），其轄字基本對應其他日耳曼語的 /f/ 音位。不難發現，日記裏來自古莊章組而今讀擦音的漢字為數不少，聲母大部分記 sj，少部分記 sch、sk 或 si 等（207 竟然還有“燒” skiet 這種“偽複輔音”拼寫），記音者似乎將其與瑞典語的 ʃ/ʂ 類音聯想為同類，他所聽到的實際音值可能是 [ʃ]。不過與此同時還必須注意，也有莊章組字的聲母僅寫為簡單的 s（28、55、63、64、222），其實際發音應為齶腭，否則很難解釋為何不索性記得跟瑞典語中的 ʃ/ʂ 類音一樣。至此可以說，章莊組和精組噤音之間定然已經存在某種紊亂，至於是否已像當代省港音那樣完全合流，從原文寫法上倒是看不出來。還須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聲母拼寫看似並非齶腭的章莊組字，也往往帶有前元音韻腹，可能聲母祇是受到韻腹逆向同化而已，未必仍在同精組系統對立。其實直至二十世紀，都有文獻堅持系統區分早期粵語裏的兩套噤音，例如 1925 年郭宜堅（Carl August Kolleyer, 1857–1943）的字彙，1941 黃錫凌的《粵音韻彙》，以及 1947 年趙元任的粵語教科（Chao 1947），但這都屬於刻意存古。在更早時期，反而有許多證明噤音全盤混並的資料，例如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文獻（江雪奇 2021）。如何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大概正與泥來合流的“懶音”一樣，原因在於社會語言學上的分野：文化較高人士可能傾向於堅守那些舊有的音類對立，而新的音變則是自下而上擴散開來的。

且再來看塞擦音的情況。現代瑞典語不具備獨立的塞擦音音位，不過在烏普薩拉所屬的中部瑞典語方言中，標準語中的 [ç] 直到非常晚近仍然讀如 [tç]（Riad 2014: 58），故此不難理解烏斯貝克為何傾向於使用 kj-、tj-（在標準瑞典語中發作 [ç]）等怪異的拼寫來表記原屬知章莊組乃至精組的塞擦音聲母（例如圖 13-7），此種做法確實能幫助他的同鄉拼讀出近似的粵語發音，然而德英譯者照搬過來，就祇能誤導各自的讀者了。烏斯貝克還有另一種表達塞擦音的有趣方式：將塞音部分處理為前字的韻尾（例如 54、164、205、207、250），這樣前後音節便都能套上瑞典語音節規則了。此外他還有時還動用了特殊組合 ts（在瑞典語中一般僅能出現在語素拼合之處）來表達此類聲母（例如 58、135、143、190、193）。光從日記拼寫來看，除了一條存疑的記

錄(240)，塞擦音似乎都是齒齶或舌面的，沒有明顯可判定為舌葉的，但這極有可能祇是受瑞典語正字法之局限。如果說當時粵語的擦音能實現為[*ʃ]，那麼缺失塞擦音[*tʃ]與[*tʃʰ]便不太合理。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當代的還是烏斯貝克時代的瑞典語音系，都沒有同部位擦音和塞擦音之間的音位對立，更沒有不同塞擦音之間的清濁及送氣對立，故此烏斯貝克在轉寫粵語時頻繁混淆相關聲母也全在情理之中。

且再來討論韻母問題。烏斯貝克記音中有個有趣現象是宕江二攝洪音(ɔŋ/ok)與通攝(ɔŋ/ok，也有人記作 ɔŋ/ok)的韻腹一般同樣以字母 å 表示(例如 16、18、36、176、246、322 屬於宕江二攝，而 20、37、40、50、58、86 等等屬於通攝)，這是否意味著某種音位合流？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畢竟這個字母的表音意義在瑞典文中本來就是兩可的：長輔音前讀短 [ɔ]，短輔音前讀長 [o:] (Riad 2014: 31)。單從音值而言，用這個字母來代表這兩攝的韻腹都挺合適，祇是瑞典語的長短音分佈法則在漢語音節中起不了作用。更何況在粵語中，音值與音長的配搭關係恰恰與瑞典語相反。除此之外，這三攝字的韻核也常用字母 o 來表記(例如 19、164、193、279、286)，畢竟在瑞典語裏，這個字母有 [u:]、[o] (舊時文獻也常記作 [ɔ])、[o:] 與 [ɔ] 多種音值。總之，這裏的轉寫混亂不過是音字對應規則的問題而已，從中得不出具備音位意義的結論。實際上，類似現象也並不僅限於瑞典人所記錄的早期粵語文獻，學界就此早有多處論述(例如吉川雅之 2014: 442-443；張洪年 2016: 33；Jiang & Chen 2023: 214-21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宕攝細音字，過往學者常將其韻腹構擬為 [œ]，實際上是照搬了當代廣州話的音值。可是在瑞典文獻中，此類字的元音部分往往寫作 äå、eå、öå、ia、ja、io 等混亂且繁瑣的形式(24、27、72、102、103、104、112、198、221、艾-336)，而瑞典語中本來就有音值為 [ø] 或 [œ] 的字母 ö。兩相對比可知，這個韻腹當時必非單元音，否則瑞典記音者根本不會有理由棄簡求繁。略晚後黃東在英國所記的“楊”Yea-ōng 與“向”Hay-ong 等字也可充參照，他甚至不惜表記得仿佛雙音節，大概就是意在展現元音動程。在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文獻中，此類韻腹基本都記作 eo (Jiang & Chen 2023: 215-216)。綜合考慮上述記音事實即可推知，早期粵語的宕攝三等字毫無疑問就包含著雙元音，單化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吉川雅之 2019: 16-17；李焱、孟繁傑 2023: 111-112)。

一般認為，現代廣州話中的 [ou]、[ei] 與部分 [øy] 來自於晚近時期高元音 [u]、[i] 與 [y] 的裂化，此三者僅在部分聲母之前纔保持單元音性質至今。烏斯貝克表記這三種早期粵語高元音的方式非常有趣：[u] 常寫作 o (例如 12、40、197、圖 13-5、圖 13-?)、[i] 常寫作 e 乃至 ä (在瑞典文中一般發 [ɛ] 或 [æ] 的音)、而 [y] 則時常寫作 ö (有時候似乎遺漏上標，僅剩下 o)，換言之，他選用那些通常用來表記中元音的字母來表記高元音。固然 [u] 的例子的說明力還不夠強，畢竟在瑞典語正字法中，字母 o 本來就多歧義，而字母 u 則發罕見的 [u:] 與 [ø] 的音。不過至少兩個前高元音的情況還挺能說明問題：瑞典語正字法本來就具備表達正則元音 [i] 與 [y] 的簡單字母：i 與 y，然而烏

斯貝克卻往往捨棄不用，偏偏改用相對麻煩的複合字母。這說明他所聽到的粵語高元音（至少前高元音）並不太正則，而是略低些。“樹”（29、103、162、163、213、292、304）、“魚”（34、39、239、267、319）與“珠”（39、99、圖 13-10）等語素的記音搖擺似乎表明，此種低化不過是語音現象而已，並不具備音位意義，兩種變體大概是自由交替的。除此之外，前文曾提到過，德文版譯者一般傾向於將原文的瑞典語特殊字母替換為通用的拉丁字母，然而在“黃埔”（9）這個極為關鍵的詞條上，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將 *po* 改寫為 *på*。若是德文譯者擅自所作，似乎不太符合情理。考慮到烏斯貝克審讀過這個譯本，這條改動應當正來自他本人。果真如此的話，作者便是有意要替換掉原先有歧義的拼寫，從而強調韻母較偏低的音值。其實在整個早期粵語中，高元音“不夠高”的現象都較廣泛，至少馮亞學（Jiang & Chen 2023: 219–221）還在輪替著使用字母 *i*（約佔三分之二）與 *e*（約佔三分之一）來表記止攝開口字。此外最近岑堯昊（2020: 53–56）從音系內部依據以及口語土俗詞彙出發，論證《分韻撮要》中的孤、幾、諸三部應擬為 **o*、**e*、**ø*，這其實也指往了相同方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烏斯貝克記音中，高元音偏低的現象明顯並不僅限於這三部陰聲韻，而是貫穿了整個音系，時時亦可見於陽聲韻和入聲韻（20、29、113、147、148、153、164、196、268、313、艾-335）。

此外在日記記音中，早期粵語中的高元音往往體現出了類似雙元音的寫法（包括 26、27、93、94、108、109、152、153、163、169、170、221、230、326、圖 13-9、圖 13-p），這種詭異的現象大範圍地出現，無法統統都用偶然性來打發掉。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當時的廣州粵語還並沒有發生 *i>ei*、*u>ou*、*y>ey* 的著名音變。更為蹊蹺的是，上述例子中的部分止攝開口字（94、108、109、152、230、326、圖 13-p）的拼寫方式倒更像是在暗示一個類似 [**ai*] 或 [**vi*] 的發音，這與後來廣府粵語的演進路綫明顯相違。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問題並非出在粵語上，而是記音者所致。中部瑞典語方言缺乏純粹的長高元音，一般是將標準瑞典語中的相應音位實現為雙元音（對此現象的詳細描寫可見 Bleckert 1987）。從聲母上我們早已看出，日記作者所講的瑞典語明顯帶口音，所以他在感知粵語中的長高元音時，可能受到了母語的負向遷移，從而將其與雙元音音位混淆。

烏斯貝克記音還時常不加區別地用字母 *a* 來表示粵語中彼此對立的 /*a*/ 與 /*æ*/ 音位，莫非他所記的口音也類似今日的莞寶粵語，混淆了此二者？其實，即便在當代香港慣用拼音中，此種拼寫混亂（例如“灣仔”寫作“Wanchai”）也屢見不鮮。這祇是字母選用不夠嚴謹而已，遠不足以證明音位合流。此外值得注意，日記裏的字母 *ä* 與 *e* 基本上不用於表記 /*a*/ 音位，而雙寫的 *aa* 以及有上標的 *á* 基本上不用於表記 /*æ*/ 音位，可見這兩大音位在轉寫方式上還是多少有所區分的。

烏斯貝克為漢語數詞“四”（119、120、132、圖 13-d）提供了多個不同的轉寫，其中“Tsö”的記法特別像是在暗示某種舌尖元音，畢竟瑞典語 *ö* 的音色較偏中立。或許有人會問：這個記音是否來自官話而非粵語？這不太可能，畢竟否則便無法解釋為何其他數詞都沒有標上疑似官話的記音。另外，第 217 條中的首音節 *su* 可能是“慈”

或“茨”字。總之烏斯貝克當時所聽到的早期粵語似乎多少仍殘留著舌尖元音，但是並不像更晚期的某些文獻所體現的那樣顯著且成系統（參見黃錫凌 1947: 22；Chao 1947: 48；李焱、孟繁傑 2023: 108–109），格局反而類似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文獻（Jiang & Chen 2023: 219–221），舌尖元音的消失是個進行當中的過程。

效攝三四等字在烏斯貝克筆下頻次有限，不過在這些不多的用例中，韻腹竟然從來不記作 *i*，而基本都寫作 *e*（1、54、190、207、262）。此種記法與半個多世紀後的德國文獻基本一致（Jiang & Chen 2023: 224）。德國文獻竟然情願使用這種容易引起表音誤會的拼寫組合 *eu*（在德語中通常“整體認讀”地發 [ɔ̥] 音），也不願像今人一樣地寫 *iu*。由此可見其韻腹音值本來就顯著偏低，擬音可作 [**eu*]，是到更晚期纔高化為現代常見的 [iu]。此外效攝一等字記音比較混亂（參見 89、90、104、154、232、272、300、309、318、323、圖 13-8），或許可以折衷地擬作 [**vu*]，這倒是與馮亞學記音以及現代黃埔方音有所不同（Jiang & Chen 2023: 208–209）。

現代廣州話有韻母 [ɛn] 與 [ɛt]，其韻腹元音 [ɛ] 在世界範圍內都較罕見，不過湊巧也存在於標準瑞典語中，一般是充當音位 /ø/（寫作 ö）或 /u/（寫作 u）的變體（Riad 2014: 27）。日記裏祇找得到陽聲韻的例字，不過廣府粵語中陽聲與入聲韻母總是平行存在，基於這條普遍的音系規律，可以推知同樣存在著對應的入聲韻母。而在韻腹的問題上，烏斯貝克大多採用了複合字母 *â*（42、81、93、296、表 13-4、表 13-9），偶爾亦選擇字母 *u*（39、41、202）。總之其圓唇色彩是可以確定的。

早期粵語中有韻母 *ɛm/ɛp* 與 *ɔm/ɔp* 的對立（例如“金” **kɛm* ≠ “甘” **kɔm*），現代廣州二者合流為 *ɛm/ɛp*（例如“金” = “甘” 均為 *kɛm*）。在烏斯貝克記音中，固然還有“柑”記 *Kâmm*（182）、“蛤”記 *Kâpp*（168）的例子，看似保留圓唇，然而與此同時，音理上本應讀 *ɛm* 韻母的字竟也有類似記法（64、221、222）。由此可推知，當時兩類韻母已然開始淆亂。

較為詭異的是果攝一等字的記音，一般認為這類音在珠三角粵語中的音值數百年來一直是個簡單的 [ɔ]，然而烏斯貝克卻屢屢不厭其煩地將其轉寫得仿佛雙元音（72、157、205、228、262）。有趣的是，同樣基於黃埔古港口音的馮亞學記音（Jiang & Chen 2023: 221–222）也暗示著類似現象，例如“和”字記為 *wou* 或 *wuo*，而“何”字記為 *chou*、*chuo* 或 *cho*。由於材料有限，本文暫時無法給出確鑿的解釋，但是這種拼寫應當確實反映了近代黃埔一帶的某種獨特的方音現象。

在粵語各方言中，假攝三等與梗攝白讀層的元音部分往往音值平行，例如在現代廣州話裏都是 [ɛ]。而在烏斯貝克記音中，這兩種音類顯然都包含著一個雙元音 [**ia*]（219、222、227、288），而 *ia* > *ɛ* 的變化不過是較為晚近纔發生的事情。此外烏斯貝克有時把曾梗攝細音字標得仿佛曾攝一等洪音字，韻核似乎是 [**ɐ*]。這也是其他多

種早期粵語羅馬字記音中所常有的現象。祇是日記中的相關例證不算充足（50、56、277、319），且本字多有不夠可靠之嫌，故此本文無法就此作出深入論述。

中古的疑母模韻字在當代廣州話讀作特殊的聲化韻 [ŋ]。烏斯貝克（121）描述數字“五”聽起來“是牙齒間發出的嘶音，分不太清是 un、u 還是 ön。”這裏所描述的，想必正是當代省港人所熟悉的音值，祇是記音者此前未曾在自己熟悉的語言裏接觸過此類發音，故此一時尋不到更為恰當的羅馬字表記方式。

烏斯貝克日記中還有許多難解的記音，其中有些大概祇是聽感不夠精準而已（例如韻尾時常混亂乃至丟失），也有些則應當歸咎於簡單的誤抄或誤印（例如 113），未必都是在反映語言事實，總之我們恐怕無從對每個條目都作出充分的解釋。總體看來，烏斯貝克所記錄的口音，最接近半個世紀之後的黃埔籍旅德水手馮亞學（Jiang & Chen 2023）。畢竟這兩者基本都反映了廣州通商人員的口音，如此相似也全在情理之中。相比於著名的《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音系（參見李焱、孟繁傑 2023），烏斯貝克的音系既有更顯原始之處，亦有演進更快的特徵。表 3 與表 4 主要基於那些重構得還算有把握的語素，大致歸納了日記材料中所體現的早期粵語音系及語音（用星號標識），同時也注明了瑞典文原版中較具代表性的羅馬字轉寫方式（用尖括號標識）。由於烏斯貝克記音粗疏，所以下表中的某些細節參照了前人對早期粵語音系的既有認知（例如補上了漏聽漏記的韻尾、系統地區分開了送氣與否以及 /a/ 與 /ɐ/ 二大音位）。此外令人遺憾的是，某些韻類從常理出發本來也應存在，然而由於日記缺乏相關字例，表 4 也祇能暫付闕如。

表 3. 烏斯貝克記音的聲母音系

*p 八白百苞板 <p> 	*p ^h 琶盤匏炮 <p>	*m 眉門木味武 <m>	*f 虎火花番風 <f> <ph>
*t 大擔地豆督 <t> <td> <d>	*t ^h 臺藤鐵艇頭 <t>	*n ~ l 蠟蘭隆嚨南 <n> <l>	
*ts ~ te ~ tʃ 酒洲燭子總 <ts> <kj> <ki> <tj> <ti> <tch>	*ts ^h ~ te ^h ~ tʃ ^h 菜橙赤涌春 <ts> <kj> <ki> <tj> <ti>	*s ~ ɛ ~ ʃ 成船三沙樹 <s> <sch> <sj> <si> <sk>	
*k 崗哥斤經九 <k> <g>	*k ^h 柏乾茄溪 <k>	*ŋ 艾二藕眼月 <ng> <gn> <nj>	
*kw 姑瓜瑰鬼桂 <k> <qu> <qw>	*kw ^h 梗 <qw>		
*Ø 矮安亞鴨雍 Ø	*h 毫河康熙蜆 <h>	*w 畫禾黃烏芋 <w> Ø	*j 人肉莧葉魚 <j> <gi> Ø

表 4. 烏斯貝克記音的韻母音系

*a 茶瓜沙 <a> <â> <á>		*Ia 茄謝蔗 <ea> <iä>	*ɔ ~ ɔɐ 菠哥和 <â> <âa> <âo>		*U ~ ʊo 虎蘆烏 <o> <u> <oo> <oââ>	*I ~ ei 地枝子 <i> <e> <ai> <aj> <ey> <ii> <äy>	*Y ~ ye 書魚珠 <ö> <y> <u> <ye>	*ɭ 四慈 <ö> <a> <u>
*ai 艾大芥 <ai> <aj>	*ei 帝桂仔 <aj> <ai> <ei> <ej>		*ɔi 菜臺 <ây> <âj> <oä>	*ey [ʔ] 瑞水 <ây> <oi>	*oi 梅玫 <oi> <o>			
*au 膠菱茅 <ao> <au> <âo>	*eu 口九洲 <ao> <au> <âo> <eo>		*ɔu 好腦泡 <ao> <au> <â> <âa> <âu> <o>			*eu 蕉鷓燒 <eu> <ev>		
*aŋ 橙梗 <ang>	*eŋ 燈屏藤 <ang> <äng> <än>	*iaŋ 井 <ääng>	*ɔŋ 崗皇康 <äng> <ong> <ang>	*ioŋ 醬尚樟 <jäng> <oang> <jong> <ääng> <öäng> <iang>	*oŋ 東風公 <äng> <ong> <on>	*iŋ 成經正 <ing>		ŋ 五 <ön>
*ak 白百菊 <ack> <a>	*ek 籐麥鯛 <ack> <ag> <ä>	*iak 石 <jag>	*ɔk 角 <â> <ock>	*ɪɔk - -	*ok 菊穀竹 <äck> <ock> <â>	*ek 赤 <ie>		
*an 板飯眼 <an> <ann>	*en 分斤人 <ann> <än> <en>		*ɔn [ʔ] 安杆 <an> <ân>	*ən 春墩筍 <änn> <un> <unn>	*on 冠門盤 <änn> <unn>	*in 蓮錢仙 <in> <än> <een> <äin>	*yn 船算酸 <joan> <yan> <yn>	
*at 八辣 <att> <at>	*et 桔七一 <att> <ett> <e>		*ɔt - -	*ət - -	*ot - -	*it 節鐵 <ie> <ät>	*yt 月 <iö>	
*am 三欖南 <am> <aam> <amm>	*em ~ ɔm 感金深 <am> <äm> <ämm> <om>					*im 念稔拈 <äm> <im> <imm>		
*ap 莢蠟鴨 <app> <ab> <aa>	*ep ~ ɔp 蛤十 <app> <âpp>					*ip 葉 <ipp> <i>		

5. 小結

學界曾長期以為馬禮遜 1828 年出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是最為古老的粵語羅馬字記音文獻，可是事實上，在此之前就已至少存在過差不多二十部同類作品。根據目前所知，其中最為古老的一部，乃是瑞典人烏斯貝克 1751 年來華的航海日記。原著本是用瑞典文夾雜拉丁文寫成，後又被譯為德文和英文，全書（包括插圖、附錄等）共包括近八百個羅馬字音節，拼寫習慣基本上源自瑞典文的正字法規則，有時還受到中部瑞典語方言的影響，故此音字對應規則常有怪異之嫌。過往的中國語言史學者似乎從未注意到這部文獻的價值。本文則初次對日記中的記音信息進行了窮盡式的爬梳。

烏斯貝克在較古時期即已對廣州城至黃埔一帶的粵語方言詞彙進行過實地調查，從而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語言史料。可惜其記音質量實在不高：這位作者既不通曉漢語文，也未曾經受過正規的語言學訓練，他絕大部分的羅馬字記音並沒有給出漢字，而字母與發音之間的對應關係也相當混亂，更何況此書的撰寫和出版過程顯然不乏魯魚亥豕之弊。固然從原書的描述已經可以推斷，其所主要反映的漢語發音，定是黃埔至廣州城一帶的通商人員（這定非文化程度最佳的群體）所講的廣府粵語，然而考慮到文獻產生過程的複雜性，故此日記中定然混入了不同地域及人群的語言特色（顯然雜有官話和閩語）。上述因素都給今人的研究帶來了極大挑戰。儘管如此，通過對照時地相關的歷史語言材料，同時結合生物學以及商貿史領域的知識，本文還是得以將日記中的主要記音數據還原為漢字，從中提取到了不少方音史信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出當時早期粵語的面貌，如此便使得內容質量相對較差的文獻，也可以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上發揮功用。

烏斯貝克記音多少有助於深化或修正前人有關早期粵語的認識，這不僅涉及若干聲韻的具體音值，更關鍵的還是在於進一步證實，所謂的“懶音”的起源其實比前人所以為的更早許多。除此之外，烏斯貝克的作品大概也是有關早期來華西方人的漢語文學習以及中西物質交通的有趣實錄，對於文化史研究更是頗具意義。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本文還順帶介紹了十八世紀後期另幾部稍遲於烏斯貝克日記的粵語羅馬字記音資料，其發音人似乎也都不屬於文化精英，故此他們的口音也有理由傾向於“懶音”之類的創新，可是語言研究界至今都對此不太瞭解。對這一系列同類材料進行初步的發掘與分析，無疑也是一項亟待開展的工作。

鳴謝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海內外珍稀記音文獻與清代珠三角粵語語音研究”（19BYY140）之成果，初稿曾在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30 屆年會（IACL-30）上宣讀。作者感謝郭必之、李焱、劉鎮發、葉建飛、余頌輝、張霜、周鑫、莊初昇、Bettina Diez 等學者以及兩名外審專家的啟發與指教，亦銘記著中歐多位地方文史人士的大力支持。苟有謬誤之處，概由作者承負。

參考文獻

- Bleckert, Lars. 1987. *Centralsvensk diftongering som satsfonetiskt problem*. Uppsala: Uppsala Universitet.
- Branner, David Prager. 1997. Notes on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24(3). 235–266.
- Bretschneider, Emil. 1881.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Cai, Hongsheng (蔡鴻生). 2003. Qingdai Guangzhou hangshang de Xiyang guan: Pan Youdu *Xiyang Zayong pingshuo* 清代廣州行商的西洋觀——潘有度《西洋雜咏》評說 *Guangdong Shehui Kexue* 廣東社會科學 1. 70–76.
- Cen, Yaohao (岑堯昊). 2020. *Fen Yun Cuo Yao banben yu yinxi xinlun* 《分韻撮要》版本與音系新論 *Zhongguo Yuw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99(1). 37–72.
- Chao, Yuen Ren. 1947.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Guobao (陳國寶), Peiwen Liang (梁配文), Lei Zeng (曾雷), et al. (eds.). 2019. *Nanhai Haiyang Yulei Yuanse Tupu* 南海海洋魚類原色圖譜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北京: 科學出版社.
- Cheng, Meibao (程美寶). 2021. *Yujian Huang Dong: 18–19 Shiji Zhujiangkou de Xiao Renwu yu Da Shijie* 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Diez, Bettina. 2018. What is a botanical author? Pehr Osbeck's travelogue and the culture of collaborative publishing in Linnaean Botany. In Hanna Hodacs, Kenneth Nyberg & Stéphane van Damme (eds.), *Linnaeus,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57–79.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 van Dyke, Paul Arthur. 2016.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KU Press.
- Feng, Weiyong (馮衛英). 2015. Jindai (1843–1919) Shanghai Gang chaye duiwai maoyi de bianqian ji qi tedian 近代 (1843–1919) 上海港茶葉對外貿易的變遷及其特點 *Nongye Kaogu* 農業考古 2. 179–184.
- Hellman, Lisa. 2022. Learning (on) local terms: The Cantonese dictionaries of two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raders. *Chronotopos –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 History* 3(1). 32–51.
- Hou, Kuanzhao (侯寬昭), et al. (eds.). 1956. *Guangdong Zhiwuzhi* 廣東植物誌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北京: 科學出版社.
- Huang, Xilin (黃錫凌). 1941. *Yue Yin Yun Hui* 粵音韻彙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上海: 中華書局.
- Jiang, Xueqi (江雪奇). 2021. Zuizao juliu Deguo de Zhongguoren Feng Yaxing, Feng Yaxue ji qi yanjiu yiyi 最早居留德國的中國人馮亞星、馮亞學及其研究意義 *Guoji Hanxue* 國際漢學 4. 79–89, 200–201.
- Jiang, Xueqi & Chen Chen. 2023. Romanized transcriptions of Cantonese prior to Robert Morrison's: A study of the Whampoa dialect spoken in the 1820s as recorded in German sourc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1). 193–233.
- Kämpfer, Engelbert. 1712. *Amœ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arum fasciculi V, quibus continentur variæ relationes, observationes & descriptiones rerum Persicarum & ulterioris Asiae: multa attentione in peregrinationibus per universum orientem collectæ*. Lemgo: Heinrich Wilhelm Meyer.
- Klaproth, Heinrich Julius. 1823. *Asia polyglotta*. Paris: A. Schubart.

- Kollecker, Carl August. 1925. *Anhang zum chinesisches-deutsches Wörterbuch von Werner Rüdenberg, enthaltend die 6400 Schriftzeichen mit ihren Aussprache- und Tonbezeichnungen in der Kantonner und Hakka-Mundart*. Hamburg: Friederichsen & Co.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s* (Language in Society 20). Oxford: Blackwell.
- Li, Yan (李焱) & Fanjie Meng (孟繁傑). 2023. *Guangdong Sheng Tuhua Zihui de yuyin tedian* 《廣東省土話字彙》的語音特點 *Fangyan* 方言 1. 106–113.
- Li, Zhuyu (李竹雨). 2018. Waixiao cha Xiaozhong qianxi 外銷茶——“小種”淺析 *Chaye* 茶葉 44(4). 222–226.
- Lin, Zexu (林則徐). 1962. *Lin Zexu Ji: Riji* 林則徐集：日記, edited by Zhongshan Daxue Lishixi Zhongguo Jindaixiandaishi Jiaoyanzu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 & Zhongshan Daxue Lishixi Zhongguo Jindaixiandaishi Yanjiushi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室).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Lin, Zixiong (林子雄) (ed.). 2006. *Qingdai Guangdong Biji Wu Zhong* 清代廣東筆記五種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Liu, Yong (劉勇). 2017. Qingdai Yikoutongshang shiqi xifang maoyi gongsi zaihua chaye caigou tanxi: Yi Helan Dongyindu Gongsi wei li 清代一口通商時期西方貿易公司在華茶葉採購探析——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例 *Zhongguo Jingjishi Yanjiu* 中國經濟史研究 1. 96–114.
- de Loureiro, Johannes. 1790. *Flora Cochinchinensis: sistens plantas in regno Cochinchina nascentes: quibus accedunt aliae observatae in Sinensi imperio, Africa orientali, Indiaeque locis variis: omnes dispositae secundum systema sexuale Linnæanum*. Ulyssipone: Typis, et expensis academicis.
- Mai, Yun (麥耘) & Buyun Tan (譚步雲). 2016. *Shiyong Guangzhouhua Fenlei Cidian*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Marshman, Joshua. 1809a.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tables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and of the Chinese monosyllables*. Serampore: Mission Press.
- Marshman, Joshua. 1809b.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vol. 1;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Serampore: Mission Press.
- Morrison, Robert.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漢言之法 Serampore: Mission Press.
- Morrison, Robert. 1828.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Osbeck, Pehr. 1757. *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 1751, 1752*. Stockholm: L. L. Grefing.
- Osbeck, Peter. 1765. *Herrn Peter Osbeck ... Reise nach Ostindien und China, nebst O. Toreens Reise nach Suratte, und C. G. Ekebergs Nachricht von der Landwirthschaft der Chineser*. Aus dem Schwedischen übersetzt von J. G. Georgi. Rostock: Koppe.
- Osbeck, Peter. 1771.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 by Peter Osbeck ... Together with a voyage to Suratte, by Olof Toreen ... and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husbandry, by Captain Charles Gustavus Ekeberg*.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John Reinhold Forster. London: Benjamin White.
- Osbeck, Peter (彼得·奧斯貝克). 2006. *Zhongguo he Dongyindu Qundao Lüxingji* 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 trans. by Wenjun Ni (倪文君).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Parker, Edward Harper. 1886. Canton plants. *China Review* (Vol. XV, 1886 Sep). 101–119.
- Qu, Dajun (屈大均). 1985. *Guangdong Xinyu* 廣東新語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Riad, Tomas. 2014. *The phonology of Swed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ingle, Walter T. 1916. *Severinia buxifolia*, a Citrus relative native to south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6(19). 651–657.
- Takata, Tokio (高田時雄). 2000. Kindai Etsugo no boin suii to hyōki 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 *Tōhō Gakuhō* 東方學報 72. 740–754.
- Tang, Kaijian (湯開建) & Jiachang Li (李嘉昌). 2022. Qing Yong-Qian-Jia shiqi Ruidian Dongyindu Gongsu Guangzhou maoyi de diwei, zuoyong yu yingxiang (1732–1806) 清雍乾嘉時期瑞典東印度公司廣州貿易的地位、作用與影響 (1732–1806) *Jinan Shixue* 暨南史學 2. 122–153.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56.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 Cant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2014. Mashiman suo jilu zhi Yueyu yin: Shiba shiji mo de Aomen fangyan 馬士曼所記錄之粵語音——十八世紀末的澳門方言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2). 431–460.
-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2019. Xiwen ziliao yu Yueyu yanjiu 西文資料與粵語研究 *Chūgokugogaku* 中國語學 266. 11–29.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2. 21 shiji Xianggang Yueyu: Yige xin yuyin xitong de wancheng 21世紀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完成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 2. 25–40.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16. Yueyu shangsu erbainian: Malixun 1815 nian de yuyin jilu 粵語上溯二百年——馬禮遜 1815 年的語音記錄 In Bangxin Ding (丁邦新), Hongnian Zhang (張洪年), Siying Deng (鄧思穎) & Zhian Qian (錢志安) (eds.), *Hanyu Yanjiu de Xinmao: Fangyan, Yufa yu Wenxian – Xiangei Yu Aiqin Jiaoshou*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獻給余靄芹教授, 319–347.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Zhou, Qufen (周去非). 1999. *Lingwai Daida Jiaozhu* 嶺外代答校注, edited by Wuquan Yang (楊武泉).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The Earliest Early Cantonese Corpus in Romanized Transcription According to Current Knowledge: The Sea Travel Diary of the Swedish Scientist Pehr Osbeck

Xueqi 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Earlier scholars believed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 by Robert Morrison) was the earliest romanized corpus of Early Cantonese. However, rec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arliest material of this kind is, in fact, the diary of the Swedish scientist Pehr Osbeck (or Peter Osbeck), who visited Canton by ship in 1751.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first attempt to examine this material previously unknown within the language research community. While Osbeck's phonetic representations are somewhat rudimentary, his documents significantly predate any known counterparts. They not only preserv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rchaic vocabulary but also reveal intriguing phonological and phonetic features. Additionally,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can be made regarding the rules of transcription.

Keywords

Early Cantonese, romanized transcription of Cantonese, Pehr Osbeck, Chinese dialectology, Canton trade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

電郵地址：kiang@nj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2月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10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10月2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1月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

